

我不是教你诈，是教你认清这个世界。

前言：别死得不明不白

我父亲是学药剂的，在我二伯开的药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当过“陕西戒烟所”所长。他去世，留给我一堆医药方面的书，那些书我都看不懂，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十三岁时家里失火，整面书架因为压得很紧，成了“防火墙”，所以没有波及邻居。我的邻居当时是台大医院住院部主任，父亲死后，母亲常说只怪他们搬来晚了，要是早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死。她这番话，我过了十几年才懂。母亲也常怨父亲学医药，没好处，反有坏处，是父亲自以为内行，又跟医生打成一片，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把病拖坏了，那些医生朋友才明着跟他讲：“我们医院治不了，您还是转院吧！”

家里失火之后三年，我总咳嗽、胸痛，去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没问题，只是神经痛。隔不久，我半夜吐血，吐了半盆，进入台北中心诊所，医生看两眼，照个片子，没再管我，去把我母亲叫到隔壁房间骂，说人都快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道没看过医生？

接着，我休学一年。又隔两年，我总觉得心跳气急，有人介绍一位岛外回来的名医，诊断为“精神紧张，心脏不协调”，给我先开镇静剂，又开一种降血压的药，看了好几年，没改善，幸亏护士暗示我去看新陈代谢科。我看了台大的陈芳武医师，被骂一顿：“怎么眼睛都凸了才来？”没多久，他就把我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治好了。陈芳武真是位极有个性的好医生，他不但骂我、骂我给看病的上一个医生，也骂同事。为了治凸眼，我去看眼科，那医生为我在眼珠后面注射可的松，陈芳武知道了，拉着我，冲过长长的走廊和一层楼，把那眼科医生骂一顿：“你给他打可的松，他自己不分泌了怎么办？”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进入中视新闻部，跑医药和警政，这两条采访路线真不错，使我能看到不少好医生、听到不少医药界的黑幕，还有，就是帮人找关系，使可能被“救死”的，成为“救活”。当然，也就知道许多明明能“救活”的，却被“救死”。我也有不少这种消息，都是从护士那儿听来的。因为我除了跑新闻，晚上也在家教国画，有两个学生同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常听她们咬耳朵，说当天手术室里某笨蛋又弄死一个。跑了五年医药警政，我去美国，有两回走在街上突然头晕，差点被车撞死，看洋医生，说只是“神情恍惚”(lost concentration)，多吃点维他命就好了。直到多年后，我去报税，会计师的丈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胸腔内科的教授，而且诊所在旁边，我进去聊到这事，他顺便为我听听。他才听两下就说不对劲，你肺下头都没声音，支气管不通嘛！怎么一直没发现？我又去看敏感科的医生，用个机器又吹又吸，才发现肺只“工作”了百分之五十二。如果不治，随时可能报销。

六年前，我老母在公园脑溢血，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却不能走、不能说话，也听不懂话了，拖了一年，终于辞世。我后来勤读医学书籍，发现许多对脑

溢血病人该做的，急诊室都没做，就请教我的医生朋友。朋友笑笑说：“谁让你没立刻找你熟识的医生去，有自己的人，他们就不同了。”我说要告那医院。朋友又笑笑，告不赢的，她太老了！不值钱了！然后叮嘱我一堆避免被“试刀”的方法。他说得好，初出道的医生总得慢慢上手吧！用谁试刀呢？当然是没关系的、不怕被医死的。这使我想起我太太美发师的姐夫，肝癌，美国医生动手术，打开来又缝上了，说没办法，等死吧！所幸那人的儿子在台大学医，立刻找教授、寻门路，把病人接回台湾动手术，居然又活了五年，还四处旅行，享受不少余生。

我的医生朋友太多了，从我院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到的八成是医生。我的左邻是小儿科，左对门是脚科，右对门是心脏科。我一个礼拜打三天球，其中两天是医生球友，一位是医院院长，一位是牙科名医。正因此，我耳濡目染，旁敲侧击，对医界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很喜欢台北的医生，当我血脂化验报告出来，正常。医生说：“对不起！你正常，不能继续给你开药，必须不正常才成。”我说：“正常是因为吃药啊！”那医生很坦白，叹口气说碍于健保规定，他也觉得很无奈。我又跟其他医生抱怨，他们居然一瞪眼：“你笨！你停药两个礼拜再验嘛！”另外一位说得更棒：“你早上吃一餐很油腻的早点，再去验，就说你是‘空腹’。”

我又跟大陆的朋友说这笑话，岂知他们根本没感觉，叫我上网，自己看看，那里的黑幕有多少。我在美国的一位富豪朋友，认识一堆达官显贵，竟然也上过当。他在大陆摔伤就医，说髋关节裂了，花了不少银子、躺了不少的日子。他后来把X光片带回美国，医生看了居然说：“根本没裂嘛！”问题是他前些时胸痛，幸亏及时来医，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捡回一条老命。才发现他的美国医生也粗心，多年来居然没给他做过“跑步机”的运动心肺功能测验。

过去半世纪，我亲自经历，也冷眼旁观。看了太多可怜可悲可恨可憾的“医界现象”。也藏身在社会角落，亲自去访查求证，发现药局医院的许多诡异。但我都忍着，虽然写了四本《我不是教你诈》，却未曾涉及医药的题材。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外行，没资格论断。直到大前年，我的一位好朋友，对我说他怎么被医生延误了。明明可以立刻安排美国最先进的医疗，他在台湾的医生却说得靠特殊关系，才排得上，然后要他一次一次“进贡”。他对我述说时，已经病危，脖子削去三分之一，声音好像由个小盒子里传来，颤抖而带有回音。我听得很吃力，但我答应他，要写出来，使别人不再上当。

于是有了这本书，涉及医、疗、药、检的虚伪，无良商人的卑劣，医疗体系的疏失，贪官污吏的包庇，民众应有的警觉。我没有要斗争哪些特定对象，只是写出我在各地的观察与感触。所以书里的故事就算是真的，也经过改写，任何人名、药名、补品名、化妆品名，都是虚构。很巧的，本书完成时，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顾鲁曼(Jerome Groopman M.D)也出版了一本《医生是怎么想的》(How Doctors Think)，里面坦陈了许多医界的问题。根据顾鲁曼统计，在美国有近五分之一的病人被误诊，每年因此冤死的达到九万人。美国如此，台湾呢？内地呢？只怕多得多！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再一刀，就“到了”。高医师的手却停在半空中，迟迟没动，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一颗颗冒出来。护士赶快为高医师擦：“您有没有不舒服？”高医师僵硬地摇了一下头。住院医师麦克清了清喉咙，小声问：“要不要我接手？”“不用！”高医师又硬硬地摇头说，“你看看，是什么？”麦克凑近看了一下：“瘤啊！”转头看手术助理大卫，大卫也说：“瘤嘛！”“你们再看！看仔细！”高医师沉声说。两个人又看，还彼此使眼色，转头对高医师说：“确定是瘤嘛！”高医师的脸一下子红了：“明明不是瘤。”“是什么？”两人异口同声问。“是胎儿！”高医师“当”一声，把手术刀放下，“缝上！”“缝上？”麦克靠近，用膝盖在下面顶了一下高医师，“高老师，缝吗？还是说……”“不要多说了！”高医师转身，“你们接手，小心缝好，我去跟家属解释。”高医师往门外走，老护士海伦追过去，小声问：“您要怎么说啊？”“我实说！怪我没看出来，没想到她四十二岁，还怀了……”“您换个方式说吧！”海伦有点央求，“高教授，您是知道的，医院里哪个手术出问题，都……”“我不一样！”高教授手一挥，走了出去。才出手术室，病人的丈夫就焦急地冲过去：“高医师！怎么样？我太太还好吧！”“很好！”那男人如释重负地大出一口气：“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幸亏有您。”“不要谢我！”高医师挡住鞠躬的男人，“只希望你不会怪我。”“怪您？”男人脸色一下子变了，“手术出了问题？”“没有！你放心！你太太很平安。”高医师拍拍那男人，“这要怪我先没看出来，以为是肿瘤，没想到打开来才发现你太太怀孕了，是个胎儿。”“胎儿？”男人瞪大眼睛，“死了吗？”“没有，一点也没受伤，我及时发现，已经没问题了。”男人没吭气，站在那儿怔着。高医师又鞠了个躬，道歉，告退。但是才转身，就被那男人在嘶吼中一把抓住领子：“庸医！我要你赔偿！”

7

医院免费把她转到楼上的头等房。因为那女人才知道情况，就开始尖声高喊：“赔我孩子！我孩子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找你们拼命！”搞得病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那丈夫也天天来吵，甚至他太太回家之后，还每星期都来闹。医院很高姿态，免费检查、免费接生。还怕开刀的伤口裂开，免费做剖腹产。所幸母子均安。

转眼六年过去，那小孩长得聪明漂亮，幼儿园毕业还拿了奖。高医师好几年前就退休了。他不得不退，因为那一家人隔一阵就到医院大闹。“庸医把胎儿当肿瘤”成了大新闻，大丑闻。医院赔了很多钱，高医师的官司也还没了结。那女人甚至站在高医师家门口，把衣服裤子扒开，大声喊：“两道疤！两道疤！姓高的郎中！你怎么赔我？”

这是由三十年前，一位台湾妇产科医生告诉我的故事改编，那位早期妇科名医确实因此几乎身败名裂。

当年如果你是高级医师，在旁边两位住院医师赞成的情况下，你说“没错！是瘤”的时候，你是凭自己良心，把病人肚子缝好，再去向家属和病人认错，还是——既然已经打开了，对胎儿也可能有些影响，何必冒险呢？干脆！一刀割掉，然后向家属和病人报告好消息，说肿瘤已经切除。甚至，你可以说幸亏你发现得早，没有扩散，保证没问题。

于是，你接受病人和家属的道谢，甚至向你下跪，说你“恩同再造”，送你“妙手华佗”的匾额，四处为你宣传……于是，你的名声更响亮了！生意更好了！病人更多了！只怕有一天你死，病人们都会排队送葬呢！只是，我请问你：下一次，又碰上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还有，你的学生、助手看在眼里，改天他们当了家，碰上这类情况，他们又会怎么做？再往坏一步想，如果一个医生把小事做大、把小毛病说成大毛病、把小手术变成大手术，发现非但病家会加倍感恩，而且可以加倍收银子，甚至加倍安全，你会怎么做？

8

比如你是肠胃科医生，起初你只是判断错误，“切开来”，才发现是胃溃疡，而且不严重，吃吃药就能治好。套用前面的“思考方法”，你会乖乖缝回去，再向病家道歉，说你没看清楚，接受病家责难；还是干脆来两刀，把那溃疡的部分割了，然后对病人报告：“您放心！手术很成功，而且不是恶性肿瘤，不会扩散，您放心吧！”接着是病家的厚礼与“三呼万岁”？

看病，本来就有许多“心症”与“推论”。什么叫严重？什么叫轻微？完全由医生判定。比如乳癌，只是把那癌症相关的地方切掉，还是切除之后，外加化疗，又或干脆把一整个乳房都切了。更甚一步，你可以咨询病人的意见：“既然一边有乳癌，家族又有这类的病史，是不是两边都切掉？一劳永逸嘛！”

病人如果选后者，你动两边的大刀，手术费多得多。没人能说你错！因为这是你的判断，也是病人的选择，世上任何人都不能硬说你错。多少不必要的手术，就这么出现了！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句早年台湾医界的“黑色幽默”：“××地方出来的没胃、××地方出来的没甲状腺、××地方出来的没子宫。”这里面的“××，都是有名的私人医院，由大有名气的医师动刀。

9

你可以想，正因为他专门、又有名，所以这类病人都往他那里求医，他自然手术多些。他们都是在必要、必须、救人第一的选择下，把病人的胃、甲状腺和子宫切除。而且，因为他们是专家、是名医，特别安全。换做别人动刀，只怕病人还会死在手术台上。你当然不能怪他们做了这些“整个切掉”、“一劳永逸”的大手术。只是，如果有个审核评估的团体；如果像今天的好医院，事后能把案子拿出来检讨、做病理化验；又如果，旁边其他的医生能适时表示意见，那些手术都有必要吗？

谈到医院小组开会检讨和病理化验，如果每个医院能确实执行诚信公布，乱开刀的情况应该能避免。

这个故事完成之后，我特意去请教一位妇产科的名医。他说他虽没听说相同的事情，但知道有个类似的案例——

病人确实有子宫肌瘤，而且已经相当大，但是医生为她动完子宫摘除手术之后，切下来的组织送去做病理化验，赫然发现肌瘤旁边有个很小的胎儿，结果闹上了法庭，医生被修理得很惨。

我当时问，难道手术之前不先验孕吗？他说当这妇人已经不年轻的时候，有可能忽略，超声波也不一定看得出来，还说怀孕的时候，因为内分泌的改变，肌瘤常常会快速变大，而且有不正常的出血，容易误认为还有月经。

所以为了保险，做大手术应该选择有病理化验的医院。甚至在手术之前，明着问医生是不是有病理化验，并表示你要看报告。当医生听你这么说，他会猜你不是“马马虎虎”的人，搞不好后面还有“行家”指点，他当然会因此比较慎重。

10

其实岂止大手术要病理化验，即使小手术，只要切下来组织，譬如皮肤上长个小东西，动手术切除；直肠镜发现息肉，切了下来。就算那是一点点的“小东西”，也应该做病理化验，因为很可能因此发现皮肤癌或直肠癌。

四十年后，梁思成从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医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个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用碘酒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了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被发现了，但是由于攸关某医院的名声，被当成“最高机密”隐匿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想想！梁启超是何许人也，他在五十五岁的英年，被“名医”给医死了。医院居然还能把消息压下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医院。消息是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的！

所以，要想了解手术房里情况，或“间接”促使医生特别小心，你与其托院长大人“关照”一下，恐怕还不如跟能进手术房的小医生、小护士攀攀关系。举个例子，如果你认识当天的实习医生，又如果护士跟你熟稔，她事先跟医生说与病家有交情。甚至只是做麻醉之前，或局部麻醉之后，那实习医生或护士跟病人聊几句，让主刀的医师听到都管用。做大手术应该选择有病理化验的医院。

11

第二章 老将出马

“三十年前，我左眼半边都看不到了，多亏您妙手回春，硬把我救了回来，到今天都没问题。”翁董事长抬头盯着墙上一幅画的小字，“富贵长春，对不对？您看！我现在都六十了，还看得这么清楚，全仗您啊！”清了清喉咙：“所以这次小犬出问题，非请您出马不可。”“这当然！这当然！我一定效力。”钟主任总算找到开口的机会，“只是，我也老了啊！”“您这是哪里话！老资格、老经验，年轻人学不来的。我就是听说好些人找那个叫什么……什么方医生，在眼睛上打洞。这……怎么治得好呢？就算治好了，也维持不了两年啊！我只信任您动刀，因为我自己就是铁证。”翁董指指自己眼睛，笑道，“您说！对不对？这儿打个小洞、伸根管子进去

动手术，不是开玩笑吗？”钟主任点点头，又一笑：“不过，方医师可是学成归来。当然如您所说，新方法恐怕还得接受时间的考验，我是不信这套啦！我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当然是您的方法好！保险又持久。”翁董事长起身告辞，又弯腰，把放在桌上的礼盒往前推了推，“小东西，请您务必打开来，自己尝尝。”翁董事长才走，医生娘就急急冲出来，打开礼盒，她早知道，按规矩，这礼盒里不止是吃的。打开盖子，眼睛一亮，摸了摸、数了数，医生娘把礼盒捧到丈夫面前。钟主任还是不安，戴上老花眼镜，看翁董名片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你是太客气了！太多礼了！”“一句话！我一定亲自动手。而且安排早上‘第一刀’，手术室特别干净。”

12

钟主任果然立刻交代下去，安排了早上第一刀，而且强调自己亲手主刀，为此，还把另一个病人的手术时间改掉。钟主任这次不再是“动口不动手”，他要亲自上阵了。消息传出去，好多实习医师都说要来学，连医学院里一些有志眼科的学生都说要溜课赶过来。主任动刀，果然不一样！以前就算对外说是主任亲自操刀，也只是站在旁边用嘴指挥，全由下面的主治医师甚至实习医师动手，大不了中间由主任下去看一看，帮忙作决定。但是这一天，主任果然全副武装，伸出两只手，往前一站，接过手术刀……而且教授就是教授，钟主任一面动手术，一面不忘身边和楼上大玻璃窗后的学生，一点一点解说，怎么把剥落的地方找到，很轻很稳地托回原来的位置……只是，说要很轻很稳，主任的手却好像既不轻也不稳，有两回还半路停下来，用力闭上眼睛，猛眨，而且不知是不是为了慎重，一看再看，甚至手术已经完成了，还要掀开，再检查一遍。而且，缝一半，挺直了腰喘气，停了老半天，才继续。

13

只是，不知为什么，手术才几个月，翁少东又觉得眼里有闪光、视觉有变形，找钟主任看了两回，都不认为有问题。还是翁董的儿媳妇坚持，说她的一堆朋友都讲方医师的内视镜手术，不论青光眼或视网膜剥离，愈后都好极了。翁少东才又去看了方医师，而且是偷偷去的。方医师的手术也进行得非常低调，还事先向钟主任请示了一番。钟主任治不好的，方医师用内视镜两三下就搞定了。内视镜不但伤口小、复原快，而且因为能转弯，所以看得到传统手术不易见的角落。话一下子传开了。钟主任一个星期才来门诊一次，还没几个病人。方医师一个星期来三次，却不但回回挂号满额，还有不少人要求加挂。搞得方医师常常到晚上七八点才能离开。不过，最近传说，方医师真要“离开”了。不是他自己要走，是没接到钟主任发的新聘书。

很多人只信名医，甚至托关系、送红包，非看名医不可。名医，当然有他不平凡的地方，他八成医术高、医德好，或善于研究和宣传，否则不可能成名。问题是，名医就一定好吗？他过去好、三十岁好、四十岁棒，今天他六十了，还好吗？这就像有人信房屋的风水，买了风水奇佳的房子，认为一定福寿康宁。只是，当他住上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住上好几代，那房子老了、塌了，还能福寿康宁吗？老医生的手还稳吗？同样的道理，当你找名医之前，先要想想：这名医会不会太老了，

或像前面故事中的钟主任、钟教授，近几年只是指导，很少亲自操刀。加上年岁大、记忆力差，连技术都生疏了。还有，他看个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得戴老花眼镜，他的眼力还够不够？尤其动眼科这样精细的手术，他的手会不会抖、腰会不会酸、眼会不会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由他在开刀房指导年轻医生动手，反而比较安全？又有些人会在发现“名医”只是在旁边指导，没有亲自下手的时候，气得要死，觉得白送了红包。要知道，名医最重要的是经验。即使一个名医老了、手抖了、眼花了，他的经验仍然是“新手”无法比的。这时候，如果由老经验的医师指导“手眼稳健”的年轻医师动手，不是黄金搭档吗？

14

有位美国医师亲口对我说，当他在大医院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开刀开一半，常紧急呼叫他的教授来指导。他说得很坦白——“经验不够嘛！碰上从来没遭遇的情况，不知怎么办，往不往下开？怎么开？只好请教授过来帮忙。有时候教授一看就知道了，有时候教授会亲自下场操刀……”可见，经验太宝贵了，那情况可遇不可求。常常病人的生与死、救与不救，都在医生的一念之间。小医生请大牌医生到手术房帮忙做决定，另外有个原因，如果出了问题，那“大医生”曾经到现场，可以帮忙“罩”。尤其当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事后开检讨会，那些小牌医生如果没有大牌“护着”，常会被剋得抬不起头，甚至呆不下去。要知道，“白色巨塔”常常并不白，里面可能有一堆黑幕、一堆派系和权力倾轧。因为毕业的医学院不同，可以分成“×大派”、“×医派”；由于所受指导或留学国家的不同，可以分为“日本派”、“美国派”……

不要以为医生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不信你拿同一个“案子”给不同派系的医生看，他们很可能有南辕北辙的想法。不同科的医生更不用说了。譬如胆结石，内科医生可能问你是不是常痛，如果没影响到你生活，就不必去管它，因为许多人都“满袋子石头”过一生。碰上外科医生看法就不同了，他可能指着你的超声波报告说：“瞧瞧！多少石头在你的胆囊里，随时会出麻烦，譬如阻塞你的胆管，结果胆汁不能通过，胆囊发炎、肝出问题，搞不好要你命！快开刀把胆囊摘除吧！”遇到中医，则可能给你把把脉，认为平顺，开些化石草给你吃，让石头自然化解。至于民间，更有各种偏方。说的人煞有介事，好像铁证如山，也有人基于“济世救人”的想法，四处散发电子邮件，告诉你胆结石太容易对付了，只要喝多少柠檬水，再喝下多少橄榄油，那化石自然会排出……后二者，我们且不讨论，只看前面内科和外科医生。你能说谁一定对、一定错吗？所以在动大手术、做大决定之前，你应该多看几位医生、多听不同的意见。医生们常彼此找麻烦，偷偷观察“对手”有没有犯错。碰上这种情况，你别不高兴，反而应该开心，因为被观察的那一方必定特别小心。你还可以在旁边偷听，甚至发掘真相。因为他们在争执时很可能透露“实情”，让你知道原先被隐瞒的医疗疏失。

15

第三章 贝贝的大眼睛

“不是说好要唱三首吗？怎么两首就下来了？”经纪人气急败坏地冲过来。贝贝没说话，突然背过身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心里很急、很慌、很想逃……就下来了。再不下来，我就会晕倒在台上了。”经纪人拉过贝贝一只手，把脉，天哪！快得像机关枪似的。贝贝近来确实不对劲，非但瘦了一圈，而且总出状况。像是昨天那场演出，前奏完了，贝贝居然没开口，幸亏乐队张老师反应快，又重复了一小节，贝贝才跟上，可又老是走音，好像气不足。过去两年，贝贝由歌唱比赛胜出，一路爬，歌唱得愈来愈好、人也愈来愈漂亮，公司已经请专人为她写歌、派人跟她配舞，打算“力捧”了。

当天晚上制作人就拉贝贝去医院。“不要嘛！不要嘛！”贝贝推，“我已经找好了一个医生，约好明天去，是我妈妈朋友介绍的，美国刚回来的心脏科名医。”“干你们这一行，最容易出这毛病。”名医才听完贝贝诉苦，就笑道，“我见多了！八成因为长期精神紧张造成的心跳过速。”拍拍贝贝，“不过，慎重一点好，我还是先给你做个心电图。”心电图出来了，除了心跳快，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名医毕竟不同，一边看心电图，一边说：“心电图虽然好像没问题，最好还是做个断层显影，你跟前台约个时间，早上来，穿运动服、球鞋，因为要一边跑步一边测量，还要做断层的扫描，看看有没有哪条血管不够畅通。”断层扫描的报告出来了，是张照片，黑底，上面一格一格红红黄黄蓝蓝的颜色，原来是心脏里血液流动的样子。“漂亮！”名医指着报告说，“你瞧瞧！多漂亮！显示心脏完全没有缺氧的情况，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新机器，它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一边点头，一边送贝贝出去，还大声说了一遍：“漂亮！漂亮！人漂亮，心也漂亮！”外面候诊的人全听见了，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那是贝贝！贝贝也来看病。”

16

拿着名医开的药，贝贝觉得安心多了。吃了名医开的镇静剂，心跳慢了些，但还是浑身乏力，老想睡。有一天，刘小姐一边为贝贝画眼线，一边嗫嗫嚅嚅地对贝贝说：“你最近的眼睛好像变得比较大。”贝贝私下照镜子。她确实觉得眼睛比以前大了，只是大归大，因为她眼睛原来就不小，现在看起来反而有点大得吓人。对于贝贝手抖这件事，名医也没在意，还笑道：“麦克风，同一个姿势，拿久了，当然会抖！我跟我在美国的太太打越洋电话，话筒拿久了，手也抖。”

这一天，贝贝看完病出来，到前台交钱，忘记把太阳眼镜戴上，柜台小姐一边打电话，一边盯着贝贝笑，说正好有事，可以跟贝贝一起下楼。进电梯，里面只有贝贝和那小姐两个人。小姐突然对贝贝说：“贝贝小姐，您是不是该去看看新陈代谢科？”又赶紧叮咛贝贝一句：“千万别让我老板知道。”贝贝去看了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医生先把脉、量血压、摸摸脖子，又叫贝贝把眼睛闭上，双手伸出。再拿了个仪器，架在贝贝脸上，从侧面量眼睛。叹口气：“虽然还没验血，但我看你八成是甲状腺功能亢进。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眼睛都凸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来？”贝贝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很快就治好了。她的气不再急、心不再乱跳、体重不再减

轻，只是，她凸出的眼睛再也无法复原。她的 MTV 停拍了、通告不见了，不得不退出歌唱演艺圈，而且背后得到个“金鱼眼”的外号。问题是，正如新陈代谢科医生说的，为什么她不去检查？连诊所的柜台小姐都看出来，名医为什么不知道？名医有没有为她验血？验血时有没有查 T3、T4、TSH？大概一个刚上医学院的学生，都猜得出这心跳过速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造成。为什么名医一直没发现？

17

医生常会“不见舆薪”，愈是专科医师愈可能如此——你来看我这心脏专科，八成与心脏有关。你怎可能往新陈代谢科去想？胃痛，你去看肠胃科，他也八成先往肠胃想，给你开药、为你检查，还可能给你做胃镜。搞到后来，才想到你是心脏有问题，由于心痛，带的胃痛。搞不好，你胃没治好，心脏病发，死了。直到你死，你和你家人都没想到你的胃痛是心痛。连那肠胃科的医生也可能以为你没再去看他，是他为你治好了，没想到你尸骨已寒。

各科医生往自己那科想，还有个原因——如果他不把你往自己那科带，你这生意不就跑了吗？连那捏脚的师傅都可能对你说，你脸色泛黄，肝不好，由他好好捏捏脚底的某个穴道就成了。于是你不赶快去看肝胆肠胃科，却天天跑去捏脚，直到肝硬化成了肝癌，才警觉。请别怪那捏脚的，换作你是他，你能说“我这一看、一捏，猜您是肝有毛病，快去看肝胆肠胃医生，别来捏脚了”吗？这种人不是没有，但是少。如果你碰上，无论他说得对不对，都得感谢他，因为他“无私”。

谈到私，医生除了把你留住，还有个情况，是当他诊所新进了什么机器时，他八成要把你的病往那机器上想。只要有时间，恐怕医生会把他有的心电图机器、跑步机、超音波……全为贝贝做了。不做白不做，多做一项他就多收一项费用。正因此，许多心脏科医师，只要知道你有钱、有保险，动不动就给你挂上个机器，监测二十四小时的心电变化。

反正你付钱嘛！反正有全民医保嘛！

医生开单，全民买单。谈到这一点，请不要怪医生坑你。要知道，多少难查出的毛病，就因为这多此一举的检查，硬是查出来了。所以有全民医保的台湾，“医生开车，全民买单”，许多“鸡婆医生”救了不少在欧美先进国家不太可能早期发现的病。只是碰到这种要为自己诊所或医院多赚点钱的医生，你一方面要感恩，一方面得想想会不会像贝贝一样，在这里花太多时间，误了病？

18

专科医生为你做一堆检查，还有个原因——他如果不为你好好检查，改天你在他那一科出了问题，他怎么交代？你来看心脏科，他没为你好好检查，放你走了，接着你心肌梗塞死掉，他砸不砸招牌？挨不挨告？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就是

每个医生都可能偏心他自己的“码头”，非万不得已，他不会“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把你往别处推。没错！出车祸，你五脏都移位了，送到他的医院，他明明设备很好，却可能介绍你到其他医院。他是逃避，不想你死在他医院，或懒得花力气，而且吃力不讨好。而且就算他是大医院的医师，譬如你去做“××拉皮”，他明明知道隔壁一家的机器更进步，花的时间少，又比较不痛，而且效果更“深层”。他会主动告诉你吗？

更往上一层想，很可能你在找医生的时候，已经犯了“自我诊断”的错误。举个例子，如果前面故事中的贝贝，不是一开始就去找那心脏科的医生，而是去找一般科的大夫，很可能结果完全不一样。一般科的医生是什么科都看，也可能什么都不专精。他可以给你看看喉咙有没有发炎，摸摸淋巴有没有肿大，压压肝脾肾脏有没有异常，听听心跳呼吸有没有问题，量量血压有没有不对。他也可以帮你抽个血、验个尿，甚至照个简单的超声波、测个一般的心电图。当他发现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则可能把你介绍给其他专科的医师。也可以说，一般科的医生是负责“把关”和“过滤”的，把那些“没什么事”，却爱大惊小怪的病人“挡下来”；也把自以为没什么事，却可能有大毛病的人“移上去”。正因此，许多美国的保险公司规定，任何人看专科医师之前，先得去找一般科的医生，通常也就是你选定的家庭医生，由那医生开转诊单(Referral)，才能去看专科医师。

19

问题是，在岛内人们常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一般科的医生太“一般”，于是像贝贝一样，先“自作主张”，直接找专科的医师。岂知一般科医生能以客观的立场，做整体的检查、全面的怀疑。如同打仗之前，先整个了解地形。如果贝贝一开始去看一般科，很可能那医生会先给她验血，或直接介绍到内分泌科、心脏科，甚至精神科。

但也不是说什么病都非找一般科。今天你眼睛红肿，当然可以直接找眼科；你鼻子发炎，当然可以直接找耳鼻喉科。如果都先去找一般科，可能多跑了冤枉路，也可能因为一般科的医生不够专业，给你开出的药不能见效。

所以一般科的医生能看到什么程度，成为一门很大的学问。也可以说，一般科的医生必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应付的时候，不可以勉强，而应该立刻把病人介绍给专科医师，以免延误了病情。

举两个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女儿在树丛里玩，大概碰上了毒藤，皮肤红肿起来，我不确定，带她去看小儿科医生。医生看了又看，还把另一位医生也叫来看，仍不能确定是不是毒藤造成，于是介绍我把女儿带去皮肤专科。女儿走进皮肤科医生的诊疗室，刚进门，还距离一丈开外呢！那医生居然已经很确定地说：“碰上毒藤了！”

另一个例子：有位一般科医生的太太，眼睛突然觉得模糊，丈夫不能确定，要她去找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放大瞳孔之后看了又看，还不确定，又介绍给很远的另一位视网膜专科医生。视网膜医生一看就说视网膜血管破裂，还有轻微的剥离，立刻用激光做了手术。这位医生的太太回家了。对丈夫说视网膜血管有破裂，丈夫

先一怔，立刻给太太验血糖。结果出来，他太太居然血糖奇高。可能因为糖尿病造成网膜血管硬化、破裂。从此她控制饮食。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一般科医生必须自知不足，及时把病人介绍给别的专家。别的专家，还可能“自知不足”，再把病人介绍给更专门的医师。

专科医师就是专科医师，一般医生许久都不能判定的病情，专家很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但是，那专看视网膜的专科医生，除了视网膜，不常看其他眼疾。也可以说，可能你眼睛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找他是没用的。

至于一般科的医生，虽然不像专科医生，对“某一小项”特别精通，却能综合整理，作出关键的判断，发现那些专家没发现的问题。“一般科”与“专科”都非常重要，他们一样伟大，但是同样有限！

20

第四章 来一刀

四个医生身上都带着手机，而且开到最大声，惟恐听不见。但是其他人的很少响，只有老赖的手机，总在紧要关头响起来，而且，只要响，老赖就非接不可。“在家破水了？多久痛一次？”“开两指了？胎音怎么样？”“羊水里有尿？叫麻醉师准备……”

你说！大家正开心，听到老赖在那儿大声喊，扫兴不扫兴？好几次，有人手气正好，来这么一下，运气就飞了。倒是老赖精神，他能一边遥控自己医院产房里的情况，一边照打不误。还叫大家别操心，反正医院就在对面，碰到紧急情况，跑过街就成了。

当然也有两次差点出了大事。一次是个脐带缠颈又难产，偏偏那天产房里忙，监测胎儿和孕妇的机器不够，突然发觉胎儿的心跳变慢了。还有一回，是孕妇特殊，大概因为第四胎，骨盆本来就活，她先不生，开两指就不动了，但是说生就生，一下子十指全开。据说老赖赶过去，连手套都没来得及戴，婴儿就冲了出来。老赖一把没接住，让婴儿掉在地上，幸亏没伤，不然老赖非吃不了兜着走不可。

今天的麻将说好八点开战，据说老赖产房里五点才进来两个，大家正猜他不可能准时上桌。却见老赖摇摇摆摆进来了，笑说：“简单嘛！剖腹产，还有一个，早着呢！”偏偏才不过五圈，电话催，说胎位不正，又是高龄妇第一胎。老赖问东问西，实在没办法，只好请老婆代打，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这种高龄第一胎，快不了！”老刘对赖太太笑道，“今天您就别为我们做消夜了，陪我们打牌吧！”却见赖太太一笑：“他去去就回来！你们放心，少不了你们好吃的。”果然没多久，楼梯响，老赖回来了。而且母子均安，刚接生个八磅的娃娃。说那一家人乐死了，原来以为都四十岁了不会有了，居然来了个儿子。老赖显然沾了娃娃的光，一上桌就和，和到第二天天亮，把三个人的口袋都掏光了。怪不得老赖那么有名，因为他做剖腹手术，横着在耻毛间下刀，开口小，缝得漂亮，技术又纯熟。更怪不得老赖在妇产界有那么个响亮的外号——“赖一刀！来一刀！”

据统计，美国医生平均在病人述说病况才十八秒的时候，已经开始打断病人的话，准备下处方了。我在岛内听到一个更生动的形容：“病人才坐下，还没开口，医生已经站起来，示意病人可以出去了。”譬如八小时看两百个病人，四百八十分钟除以两百，就算医生都不喝水、不上厕所，每个病人也只有不到两分半钟的时间。扣掉他写(或打字)病历和开药的时间，能有多少时间听你说？短看，是医生马虎没耐心。接生是最能慢能快的。慢，他可以等，等自然产。快，他可以不等，剖腹生产！赖一刀为什么能“去去就回”？因为赖一刀很干脆，他“来一刀”！

听说大陆许多医院，现在都准许孕妇的另一半陪产，这真是好消息。你想想，要避免医生马虎，当然最好有亲人在旁边看着。所以，除非你丈夫胆子小，怕看血，或看了之后可能“不举”，最好争取进入产房。当你老婆脸孔涨成猪肝色，拼命用力的时候，你握着她的手，一起用力，能给你老婆极大的鼓励，也会使你觉得“一起在用力生孩子”；当孩子终于离开产道，呱呱落地的时候，你太太松了口气，你也松了口气，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

22

千万别认为医生是一视同仁的。你用大脑想嘛——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少女，同样脸上受伤，碰到同一位医师，那医师会一视同仁吗？我在美国开医院的朋友说得很直接——在急诊室里当然先救严重的、年轻的。今天你家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和十八九岁的孩子一起进急诊室，他们会先救哪一个？医生虽然不会不救老的、丑的、平凡的，却可能比较容易忽略。尤其当你送去的是患心脏病、脑溢血的八九十岁的老人时。即使医院不承认，我仍然要猜：他们在骨子里有放弃的想法。他们可能想，这么大年岁，救起来也活不了多久；再不然半身不遂，成为病家和社会的负担，还是把那些资源留给年轻一代吧！这时候，如果你再不争取，他们甚至可能猜“你也想让老人就这样‘走’”。于是，他们更忽略了。除非你很积极地要求，甚至找朋友、拉关系、打招呼，让医院知道“你很在乎”，要求他们尽全力抢救。

说个真事给你听：纽约有位名人的太太气喘病发，由念法律的儿子陪着去急诊。急诊室正忙，医生过来看看，好像病人还撑得住，因为别处忙，又走开了。独生子坐在旁边陪着，那妈妈的气一点一点变短，儿子居然没注意，等到医生护士再过来看，妈妈已经救不回了。想想，那儿子一辈子会有多悔？念了那么多书，还是读法律的，居然不会及时开口为母亲争取照顾。问题是，有多少家属、多少老老实实的善良百姓，不都曾如此吗？

23

所以，如果你是病人家属，要警觉、要积极，为病人争取照顾。如果你自己是病人，没人为你争，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千万要为自己争。“请您为我缝细一点，我还年轻，我会感激您一辈子……”于是他原先打算为你缝三十针的，改为缝五十针。而且事后，那医生会笑着对你说：“我给你缝得特别小心、特别漂亮……”换句话说，他有时会缝得比较不小心、不漂亮，只因为你“主动争取”，所以走运。

要避免医生马虎，最好有亲人在旁边看着。如果你是病人家属，要警觉、要积极，为病人争取照顾。如果你自己是病人，没人为你争，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千万要为自己争。

24

第五章 嘴里的阴沟

“天哪！你多久没洗牙了？”哈比叫了起来，“满口牙结石，我都看不见你的牙了。”“我只是牙痛！”“当然痛。”哈比笑笑，“改天就不痛了！”“改天？”“对！全掉光，就不痛了。”盯着聂鲁格，“你得先洗牙，你是用保险还是自费？”“用这卡，你洗牙得来四次，左上牙一次，左下牙一次，右上牙一次，右下牙一次。”聂鲁格眼睛瞪得好大：“我住在卡普拉山里，很不容易来一趟，要不是牙疼得要死……”“你还不来呢！对不对？”哈比又笑，“要省时间，就自费，八百块！”“八百？”聂鲁格又掏口袋，“我身上只有三百，刚才吃东西花了三十，还有两百七。拜托拜托！”哈比医生转头看看窗外，又看看大门，哼了一声：“好吧！算你前天、昨天、今天都来，再收你两百七。”突然一阵剧痛，聂鲁格指着嘴：“唔唔唔……这颗痛……”“这颗？”哈比医生敲了敲。当当当！连三声，连痛三下。“我知道！都蛀成这样了，能不痛吗？改天给你补。”总算洗完了，聂鲁格漱口，哈比指着一池子结石和鲜血。“你自己瞧瞧！你那还算牙吗？简直比阴沟还脏。”“可是，可是……我现在更痛了。”聂鲁格歪着脸、皱着眉，“能不能今天做？”“今天没空，而且你得先吃药，消肿了再来。”聂鲁格却一夜没睡好。疼啊！不但那颗牙疼，整嘴都疼。尤其想到哈比医生临走那段话：“治牙，没那么简单！得给你钻开清理，上药，封起来，再打开，你最少得来五次……”聂鲁格连心脏都疼了。

25

我那医生朋友的话里，还有一句关键，就是“缴了多少挂号费”。在有社会福利制度，譬如全民健保、老人医疗照顾、贫民医疗，甚至只是一般医疗保险的地方，因为“饼大”、“病人多”，就算保险公司(或政府医疗保险单位)给医生的钱只有一点点，医生们也多半不敢不做。因为不收保险，他的病人会跑掉一大半。可是收也有问题，是他赚得不够，甚至如果诊所开销大，他还得赔钱。他怎么办？很简

单！他慢慢看。既然你每来一次，都得缴一次挂号费，还可能外加治疗手术费，那费用虽然不多，加起来也还不少，就请你多来几次吧！所以明知抗生素得吃完一整个疗程，七天甚至两个星期，否则容易产生抗药性。他却不一一次给你开足，只给你三天的量，三天之后再来，再挂号，再给你开药。你三天之后“半”好了，没空来，没药吃，产生抗药性，那是你的事！你用保险，洗牙得分四次。至于自费，则只要一次。（据说还有医生是保险“马虎洗”，自费“认真洗”。）你牙疼，现在还发炎，不好处理，先消炎，改天再来补或抽神经。而且搞不好，你得来七次。好不容易补好了，或抽了神经，还得磨小，咬模子，做牙套，装牙套。隔两天，你又牙疼，发现装了牙套的那颗牙旁边的牙也出了问题。而且裂掉了，得拔。于是你那牙套白做了，又得在前后牙之间搭桥，把前后的牙齿都套上。天哪！搞不好你半年时间都在为那两颗牙奔波，甚至故意留几个蛀洞不补，隐瞒旁边的问题不告诉你，等你改天出问题，使他的生意能源源不断。

26

第六章 中西合璧

“会不会是癌？”老汤小声问。“不会是肿瘤吧？”小美脸色苍白地问。老邝毕竟是多年深交，才听说就亲自跑来，“我认识个香港医生，世代清廷的御医，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大笑道：“你们知道香港一年有几万人得鼻咽癌吗？所以又叫‘广东癌’。香港人最会治鼻咽癌，尤其这位高人，不知道多少人，比老汤严重多了，十几服药下去，不到半年，全都生龙活虎，比生病前还神气哪！”

当天晚上老汤就打电话给那位高人。高人广东方言，沉沉地，一听就是见过大灾大病、大风大浪的。尤其高人那句话——“不用怕！显然不严重，吃药应该没问题。”让老汤夫妇立刻吃了定心丸。隔几天，尤医师的报告出来，虽然确定是恶性肿瘤。第二天一早，老汤又拨电话去香港。高人下午才回电。“机票得你出，药也不便宜。”高人话还没完，老汤已经喊道：“没问题！钱不成问题，您能为我专程来，已经感激不尽了。”

高人来了。一早飞机到，摸一摸，把一把，拍一拍，放下五包药，每星期吃一包，就匆匆赶下午的飞机回香港了。老汤也不含糊，除了机票和二十五万港币现钞，还派宾士车机场接送。每月高人来一次，吃了半年的药，六百多万港币花下去了，老汤不但吞咽困难、鼻塞流血，而且听力愈来愈差。高人也确实细细摸过老汤的脖子，知道那硬块一点没缩小，却始终那么一句话：“你要有信心嘛！中药要是像西医那么硬来，就不叫中医了，这是慢慢下工夫，而且已经看出来药力正在生效！”

直到有一天夜里，老汤脸上黏糊糊的，开灯，一枕头血，才不得不赶去尤医生的诊所。“我还以为你去了大医院。”尤医生皱着眉头，“没想到你拖到今天，你看看！”指着断层扫描：“你比较一下！扩散了多少？”“照你这情况，五年存活期还有一半。”“只有一半？”老汤吓一跳，定定神说，“有没有更好的疗法？钱多少不成问题，我有的是钱！”“好！我给你联络。正好有熟人，我来想想办法。美国有一种

最新的定位高分子放射治疗仪器，因为能先精确地算好肿瘤的位置，再从不同角度照射，既能把肿瘤细胞杀死，又不致影响到脑子、眼睛、耳朵这些重要器官。”

27

隔天老汤就送礼到尤医生家里。尤医生倒也不错，隔礼拜便主动打个电话，报告进度。老汤就感激得又送份厚礼去。可是礼送了一份又一份，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排上。所幸尤医生用这时间为老汤做了各种检查，说美国那边需要，并直接在台付款，减免许多手续费。

老汤终于住进了美国那所放射治疗的专门医院。住进去的第三天，老汤又做了一次全身检查和验血，就上了放疗台。看那叫珍妮的女医师，一样一样地叮嘱，老汤觉得好温馨，转头问翻译的琳达：“怎么谢谢她？”“你们早就付清了。”珍妮回答，“我们是不收任何礼物的。”沉吟了一下，笑问：“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医院的？”“我的医生，尤医生介绍的，四个月前就知道了。”珍妮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突然开口：“你四个月前就知道，为什么不早来？我们有那么多机器，随时可以安排，根本不用排什么队！而且，你这么紧急的病情，抢一天是一天，马上来，马上就安排治疗了。”顿一顿，“而且，据我所知，你们台湾去年也进了这种机器，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前面这个故事是根据实事改编的。虽然已经过去七八年，我至今还很难忘记，老汤死前一年对我说的话。那时候他的鼻咽癌已到末期，经过放射和手术，脖子几乎削去了三分之一，说话的声音已经很模糊，当他诉说到美国才发现根本不必排队，却被台湾的医生一拖再拖，甚至一次又一次送重礼，还不安排他赴美时，在他苍白的脸上我看到愤怒与不甘。更令我难忘的是他过世之后，他太太对我幽默地说，她早看出来那所谓高人的药根本不管用。但是当丈夫抱着一线希望，相信“高人”能救命的时候，她半句话也不敢说，惟恐让丈夫觉得她是心疼每次台币一百万的诊疗费。

28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他们家不是比较富裕，请得起那位“高人”，可能早就接受尤医生的建议做放射治疗了。又如果他们不是很有钱，能负担到美国的医疗费用，尤医生也必然立刻叫他在岛内医院做放疗。那时候他才是初期啊！据统计，初期鼻咽癌的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就算是中期，五年存活期也有一半。假使他不找“高人”，一开始就在岛内做放射治疗，我相信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我们也可以再往深一层想，如果他不是富有、表示不在乎钱，那香港“高人”说不定不会开那么高价。既然赚得不多，疗效又不佳，“高人”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拖着。对！拖着！因为多拖一个月、多来一趟，就多拿一百万，换作你，你是不是也可能受诱惑。尤医生不也一样吗？他原先可能完全没想到介绍那所美国医院。何必舍近求远呢！但是，你有钱愿意跑，他又正好知道美国有这么个地方。给你多几分希望，显示他多一点神通，甚至由他介绍，让他多建立一些关系，搞不好还有些中介的好处，他何乐不为？然后，你老汤三天两头送礼，多拖一天，你就多送一份……换作你，你怎么想？

我在《人生的真相》里写过一个寓言故事——富翁的船翻了，爬到河中间一块大石头上，河水正上涨。一个年轻人见义勇为地划着小船，冒着巨浪去救。富翁站在石头上喊：“如果你救了我，我送你一千块！”浪大，船仍然移动缓慢。富翁又喊：“用力划啊！如果你划到，我给你两千块！”那人奋力划，但在水浪的阻力下，速度还是有限，而水愈涨愈高了。富翁声嘶力竭地喊：“我给你五千块！”“我给你一万块！”“我给你五万……”还没喊完，一个大浪已经把富翁卷走。那年轻人回到岸上抱头痛哭，说他本来只想着救人，偏偏那富翁一次又一次加钱，他心想只要再慢一点，就多几万的收入，岂知慢那么一下，富翁就被冲走了。

29

这个故事说的“年轻人”不是和高人与尤医生同样的心理吗？

我绝不认为他们是骗子，说不定“高人”的“秘方”确实救过不少人，也说不定那尤医生本来是仁心仁术的好医生。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金钱的诱惑！

今天你喉咙发炎，当然找你熟的诊所就成了。但是当你发的是大病，不是喉炎，而是喉癌，或者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你就应该多找几个医生。甚至为了客观，你得找那不同医院、不同系统、不是“同一挂”的医生，听听多方的意见。美国许多保险公司甚至规定动大手术必须有“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就算你死心塌地，只打算找一个医生，也最好先看看这方面的书，或上网查查相关的治疗方法。于是，当你跟医生谈的时候，好比前面说的装修，你稍稍说出两个专有名词，那医生就“心里有数”，知道你“心里有谱”了。当你看完第一个医生，去找第二个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先不吭气，先不透露你已经找过第一个。因为这样你才能静静地听，细细地比较。看看这两个医生说的有什么“一样”，和“大不同”的。相反，如果你先说你已经去看过某医生，而下一个医生跟那医生有某种关系，跟前一位有师生的情谊，或怕得罪前一位，他极可能不敢多说，或往前一人“倾斜”。甚至会坚持请你回去找前一位，别找他！在不延误病情的条件下，你此刻应该去找第三个医生，理由是——你找的前两位医生，都不知你将要再去找别人，或者已经找过别人。他们告诉你的都像是商家开出的第一个价钱，或对外行客人说的第一段话。就算价钱一样，形容得相同，也不代表你不会吃亏。

偏方既然叫作“偏”方，就表示它不是正规的。非正规的不见得就差，好比有些运动员，从来没上过体育科系、受过正规训练。但是才被发掘，练上两个月，就能赢过一堆“科班出身”的高手。那是因为他资质好，他是天才。问题是，并非人人都是天才啊！天才能有几个？今天某人用偏方，可能正好对症，对了她特殊的体质，于是“正方”治不好甚至医生宣布放弃的，居然能奇迹似地复原。那也算是“天才”，最起码，是“天佑”。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跟他一样，一定会是少数中的少数呢？今天的中医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医。今天，你骨头断了看中医，他也给你照 X 光；你血压高，他把脉再准，也给你用血压计量。这跟老店家明明能打算盘，也改用电子计算机的道理一样。

中医绝对有学问，从种花我就有感触——中医是固本。当西药只是一枪一枪打，化肥只是氮、磷、钾三元素往里加的时候，中药则是全面，用各种元素去帮助你的身体。问题是，你能因此就只信中医吗？想想，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吃了多少中药、进了多少补品？却为什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反而是那些吃大把西药的现代人，能活到八九十岁。你虽然可以嘲笑后者是药罐子，但不能否定他们长寿啊！所以我要强调：别迷信偏方！没病时用中药固本，急病时用西药救命。

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你就应该多找几个医生。甚至为了客观，你得找那不同医院、不同系统、不是“同一挂”的医生，听听多方的意见。就算你死心塌地，只打算找一个医生，也最好先看看这方面的书，或上网查查相关的治疗方法

第七章 当伟哥遇上柔妹

秦小姐先探了探头，看药房里没客人，就快步走向柜台。“Lisa, lisa! 我要买个东西。”拿手遮着半边脸放小声，“我要为我老公买套子。”“买套子就买套子好了！怕什么？中学女生都来买，你还怕什么？”Lisa 笑。“小声一点嘛！”秦小姐一下子脸红了，“快一点！给我一盒。”“一盒，哪种啊？”Lisa 转身，敢情她背后柜子里摆了一大片。“全是套子，要哪种？带颜色的？带颗粒的？带刷子的？带锯齿的？带油的？”“带……带……带油的！带油的好。”秦小姐说。“我老公总是猴急，我性趣又不大，带油的比较好。”“哎呀！”Lisa 又笑了：“你何不专买点油呢？”她突然放小声，作神秘兮兮状：“要不要‘柔妹’？”“柔妹？”“是啊！男人吃‘伟哥’，女人就吃‘柔妹’啊！”她笑得更神秘了：“告诉你，吃了你就有性趣了，包你快乐赛神仙。不过……”“不过我的柔妹卖完了，有另外一种，跟柔妹一样，岛内做的，便宜多了，机会难得，你要不要？”Lisa 一面说一面拿出个漂亮的金边盒子，还打开来，掏出说明书，指着上面的图说：“搽在这儿，还有这儿，先会觉得凉，跟着变热、变烧……”她哈哈大笑了起来。秦小姐的脸红到了脖子：“那还要不要用油呢？”“当然不用，自己有了，哪还要用假的？”秦小姐二话没说，把好东西塞进皮包，又接受 Lisa 的推荐，买了一盒某国生产的超薄安全套。

秦小姐才出门，马太太就进来了，先挽袖子、伸胳膊，请 Lisa 量了量血压。“一百三十、八十五！正常极了！”马太太弯弯嘴角。“我还好，我老公的问题大，吃药还是高。”她伸手从皮包里掏出医生处方：“又该拿药了。”Lisa 连药单都没看，早转身去找，找了半天，回头问：“十和二十的都正好卖完，拿四十的好不好？把药片切一半就成了。”“好切吗？”“当然好切！叫你老公用手掰都掰得开。”“算了，算了吧！”马太太一边掏信用卡，一边叹口气，“一天不如一天，力气还不如我呢！”“给他补补嘛！”“怎么补？补什么？什么都补了！”马太太又叹口气，“十全大补汤、麻油鸡、烧酒鸡，热补、温补，全试了！”“哎呀！”Lisa 笑起来，“什么年头了，你还自己熬药啊？告诉你！现在早用最科学的方法浓缩了。”指指不远处的柜子：“瞧！”“你还卖中药？”“不是中药，是中药西吃！我建议你给老公买两瓶冬虫夏草。”“我买不起！”马太太摇头。“绝对买得起！这是用科学方法萃取培养和浓缩的，更纯，而且便宜得多。”Lisa 走过去拿下一盒，“不是我胡吹，你自己看说明。而且我老公就吃，不抬头挺胸都难。”“什么意思！”马太太抬头看 Lisa。Lisa 没正面答：“你不知道冬虫夏草管什么吗？那是活血的，可以扩张血管，所以又叫‘中国伟哥’。”“真的啊！”马太太扬起眉毛。“而且，”Lisa 拍拍马太太，“我建议你给马先生吃红曲，来降胆固醇和血脂。”说着又去拿了一个大盒子来：“您自己看！可真是专家肯定、医师推荐的。而且这是天然的东西，就像我们平常吃酒糟鱼用的红糟，不像西药都是化学的，会伤身。”马太太没吭气，低头念盒子上的说明，一边念一边点头。“好像是真的呢！我最近在报上也看到新闻。”抬头，把刚收回的信用卡又交给 Lisa，“各来一盒吧！”

相信你一定碰到过前面故事里的情况——你去药店买药，他除了“照方抓药”，还向你推荐其他的，或者告诉你这种药没了，建议你买另一种，效果更好。往好处想，那药房的人真不错，他据实告诉你健保给付的，往往是最便宜的，药效比较差，想快快治好病，最好买新出的药。你可以为买一双鞋而四处比价、讨价还价，可以为多拿一根葱而跟菜贩拉拉扯扯。但是碰上你病了、亲人病了，医生要诊疗费、药房索药钱，你二话不说，照付！还唯恐那不是最好的，如果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更好的药剂，你宁愿多花钱。

药房也就抓住这种心理，给顾客许多“良心的建议”。尤其那些开在社区的药房，因为跟四邻处久了。平常你扭了腰，他给你开松弛剂、止痛药，不必看医生，没两天就好了。小小拉肚子，他给你止泻整肠药，也没两下就痊愈了。甚至你小娃娃感冒喉咙发炎，医生不开特效糖浆，他也偷偷卖，让你孩子好得更快。

如果他只是介绍一点“营养食品”还没关系，糟糕的是不良的药房可能卖给你伪药、劣药，甚至他自己制造的不知名的药。

我小时候有一次陪母亲去私人诊所，她在里面看病，我扒着柜台往药房看，看见有个小护士把许多药片放进乳钵，磨成粉末，倒在一张纸上，再填装进一颗颗空胶囊。于是原本看来很普通的，连糖衣都没有的白色药片，穿上漂亮的新衣，都像是很贵的特效药了。后来我跟一个医生朋友谈起这事，他一笑，说这有什么稀奇？病人很奇怪，你给他便宜的药片，他会觉得你亏待他。而同样的东西，装进胶囊，看着红红绿绿，一颗颗吃下去，病人有信心，反而好得快！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化腐朽为神奇”，原本一粒两元的药，摇身一变，可以卖 20 元。足足多 10 倍，而且保证看不出。同样的东西，可是当那药是由他造的，或由他改装的，你就没了比价的可能。现在你就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强调“祖传秘方”，而且绝不透露配方了吧！除了是业务机密，还有个好处，是他葫芦里卖的药，你不清楚。换句话说：“你既然不懂，就别多说，付钱吧！”

39

很可能你柜子里就摆了某家的秘药。举个例子，你去海外观光。岛内观光客有个特色是“上车睡觉、下车溺尿、进店买药”。加上导游的吹嘘，旅程安排少不得有一站是采购。旅行社很贴心，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往往安排好采购站，只要到那么一个地方，就能把穿的、戴的、吃的、亲友托办的一次买全。采购站里多半有卖药的，从岛内已经禁了的胃药、不准引进的一些含可卡因的感冒药、奇奇怪怪用被保育材料制造的中药到美国制造的超级补品可能都有。“瞧！这上头写明了是在某州某城由某大药厂制造的，这是美国研发，绝对原装的！”你看上面全是英文，心想：在美国买的，假不了！包装又漂亮，回家送人自用都体面。那“东西”确实不假，可是请你走出“采购中心”，到外面一般美国药店问问，他们有没有？只怕连药厂名字都不曾听说过。那极可能是“自家人”，在美国成立公司制造的“营养补充品”，而且八成还遵照美国法律，印上一行英文小字，意思是“这些说明未经食物药品管理局审核评估，这些产品不是用来作诊断、治疗或防治任何疾病的”，也就是说他对前面“天花乱坠”吹的通通不负责。

40

第八章 套子怎么不见了

秦小姐又是先探探头，看店里没别的客人，才碎步跑到柜台。“好久不见！最近好吗？”Lisa 迎出来。“好像不太好吧！”秦小姐放小声，“我‘那个’过一个多月了，又觉得有点恶心。”“有了？”“恐怕……”“不对啊！”Lisa 歪着头想了想，“我记

得你给老公买了套子，还是超薄的、高级的，对不对，难道忘了戴？”“戴了啊！戴了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做一半，套子掉了。又一次，没掉，但是做完才发现套子破了，大概就是那次中的奖。”Lisa突然笑起来：“你们一定是太激烈了。对！我想起来了，你买了‘柔妹’，是不是因为搽了那个，过度兴奋……”“你小声一点嘛！”秦小姐伸手推了Lisa一把，“不要说了！你有没有验孕的东西？”Lisa先怔了一下，接着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你不要再等几天？”“不管！我现在就要知道。”秦小姐一把抢过小盒子，四处张望，“厕所在哪儿？”

秦小姐才进厕所，马太太就来了。二话不说，卷袖子量血压。“对了！马先生好吗？还有，我介绍给您的那红曲不错吧？”马太太摇摇头：“不好！而且我老公几种药都不吃了。因为肝功能出问题，还有肌肉溶解、C.P.K不正常。最近叫胸口疼，查了一堆东西，照胃镜才发现食道有溃疡，还做了切片，幸亏是良性的。”“怎么会呢？怎么会呢？”Lisa皱着眉，“我相信绝不会是吃红曲出的问题，那是天然食品啊！”马太太拿着一大瓶走了，推门，正撞上夏小姐。

41

“哎哟！夏小姐！你脸上怎么啦？”“不用提了！敏感。”夏小姐没好气地低着头往里冲，冲到柜台，从皮包里掏出两个药盒，“Lisa！我能不能退？”“怎么了？”Lisa叫起来。“你看嘛！痘子没好，脸都红肿了，昨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是对这药膏敏感。”正说呢！秦小姐蹑手蹑脚出来了，Lisa瞄了秦小姐一眼，没多说，立刻打开收银机，把钱数给夏小姐，又当着两位小姐的面，把药扔进垃圾桶。从头到尾，秦小姐都没说话。看夏小姐低着头出去，才把手里的“验孕笔”递给Lisa。Lisa瞄了一眼，又拿到药柜旁边，就着里面的灯光看了看，抬头，“真有了吧，恭喜！”“恭喜个屁！我几岁了？我才不要呢！我老公也不要。”“怎么办？”“拿掉！”秦小姐回头环视店里一圈，没别的客人，小声问，“你有没RU486？”Lisa眼睛瞪得好大，眼珠转啊转，还斜着脸看着门外：“禁药也！非有医师处方不可。”“少啰嗦！你有没有啊？拿出来。”秦小姐伸出手。“很贵也！是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Lisa对着秦小姐的耳朵说出价钱。秦小姐脸色一沉：“这么贵？”“当然比去医院手术便宜得多，而且你才过一个月，容易。”秦小姐没动。“对了！”Lisa把秦小姐拉到柜台边上，“我这儿也有对岸的，他们一胎政策，堕胎合法，你想想，十三亿人口，会有多少人不小心中奖啊！所以他们的药又好又安全，还便宜……”说着拿出五六盒：“其实跟RU486一样的成分。”

42

你知道人参吃过多，可能造成内分泌的问题；减肥药守宫木吃过多，能造成肺衰竭吗？马太太和她老公会不会因为认定红曲是营养食品、多服无害，所以没看说明书，也没停止原先使用的西药？因为就算那红曲是营养食品，说明书上应该写

得很清楚，红曲跟史塔汀(Statin)类药物的作用类似，都是在肝脏里阻止胆固醇的形成，所以吃史塔汀的人除非经过医生指示，不宜同时使用红曲。说明书里甚至应该写明，无论服史塔汀或红曲，都不能同时吃葡萄柚，否则可能造成危险。也许你吃史塔汀类降血脂药物多年了，还不知道在服药三小时内不能吃葡萄柚。这要怪你没看药品说明书、怪你的医生没叮嘱，也怪药剂师没提醒。治骨质疏松的一些药，因为非常酸，规定吃完药不能躺着，甚至不能坐着，如果吞一半，停在食道里，能造成食道穿孔。

阿司匹林也很酸，甚至能造成胃穿孔，所以现在许多阿司匹林外面都加了一层护膜，让药剂慢慢溶解。还有些药物是慢慢起作用的，像治食道逆流的某些药，因为慢慢起作用，可以维持二十四小时稳定的药效。又有些药，一层一层，每层的效果不同。譬如一种很普通的安眠药，能帮助人入睡，却睡不久。最近他们改进了，药片分两层，一层先帮你入睡，一层慢慢溶解，使你继续睡得安稳。

如果你原先喜欢将那安眠药片切开服用，而今换服新药片，你还能那么做吗？于是你可以猜想，马先生的食道溃疡可能因为他每天睡觉前吃烟碱酸之类的降血脂药物，又切开来吃，破坏了药丸外面保护膜造成的。

43

请别以为药局的人一定都懂，说段亲身经历给你听——就在去年，有一天我胃痛得厉害，去药局买制酸剂。如同前面我不断说的，药局没直接给我胃乳片，而是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更管用。我看着那圆圆的药片问：“要咬碎吞下去吗？”(因为胃乳片往往得咬碎了吞。)(“对！咬碎了吞。”药局的人答。我回家照办，苦死了，但我心想药房不会乱说，还是硬吞下去。岂知立刻头晕，差点栽倒。

再让我们想想夏小姐。她原先要买最普通的 A 酸，用来治痘子。药房介绍她第二代、第三代的果酸产品和杜鹃花酸。药房介绍的这些药，都是好药，只是脸上长痘子，都能用同样的药治吗？有些痘子是脓包、有些是白头和黑头粉刺，有些中老年人，角质层变厚、毛孔不通了，也有些少女因为荷尔蒙的问题，油脂分泌过量。说不定夏小姐只要用最便宜的 A 酸，把角质层更新，让塞住的毛孔露出来，就成了。她犯得着多花许多钱，买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一边搽果酸，一边吃 A 酸，一边又用漂白的处方药吗？最后，谈谈秦小姐的 RU486。没错！据说这是很有效的口服堕胎药，如果由上一次月经完的那天算起五十天之内，配合前列腺素使用，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效果。问题是，如果超过了五十天或子宫外孕，又如果那是三十五岁以上抽烟的妇女和十八岁以下的小女生，就没那么简单了。搞不好，可能流产不完全、大出血，甚至送命。Lisa 怎知道秦小姐的情况？秦小姐年岁已经不小，她又怎知自己没有子宫外孕和其他问题？

第九章 打假尖兵不手软

“抓了啊！可是抓不胜抓，而且……而且您知道的，那假药做得太像了，连防伪标签都差不多。”“分不出，总吃得出吧！”王老总的火更大了，“难道消费大众不知道我们的‘×他命’，吃下去连冒汗都有股特殊的味道吗？我们不是还特别开了记者会，告诉大家怎么分辨吗？”“是啊！是啊！可是，可是那假药，连出汗打嗝的味道都跟我们的产品一样。研究室的人也化验了，据说连成分都相同，他们显然偷了我们的配方……”王老总手一挥。“别说了！”低下头想了半天，猛抬头，“征人！明天就征人，征一批年轻小伙子，一定要眼睛二点零的，训练他们怎么分辨假药的包装，每天到各药店查，查到就报警，告他，把那些药店告死。我抓不到造假的，就由卖假的下手。”

特侦队很快就训练出来了，而且出师那天由王老总亲自训话：“打假尖兵，绝不手软！”果然，才一天，已经抓了上百家药店。问题是，接下来抓到的一天比一天少。“没关系！”王老总笑道，“表示消息出去，卖假的药店都吓倒了。只要他们不再卖，我们的销路一定回升！”没错！当月的出货量果然增加不少。可是接下来几个月，虽然打假尖兵一点也没放松，而且没发现几家卖假，公司的出货量却没更大的进步。原来药店学聪明了，他们只要见陌生人上门买“×他命”，一定拿真的出来，只有碰上熟面孔，确定不是打假人员，才可能拿假货骗人。更讽刺的是，王老总某日叫打假尖兵的小队长到家里研究对策。小队长随手拿起王老总桌上的“×他命”，怔了一下，接着掏出放大镜看了半天，说：“假的！”把王夫人叫出来，才知道是王老夫人的，再叫王老夫人。老太太想了半天，说是她在公园土风舞比赛得的奖品。王老总的脸简直不知往哪里摆，因为过去两个多月，他每天也吃这瓶伪药。还有一回在打嗝的时候，冲到一个打假尖兵的前面说：“你闻！咱们出品的真‘×他命’，打嗝出来的味道是这样。”

回家，火更大，王老夫人和王夫人居然饭吃了一半，都走了，跑去看电视开奖，说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奖。王老总气得要掀桌子，但是突然灵光一闪，不掀了！跑去打电话。

隔天各大报的广告都刊登出来——吃×他命，开宾士车。只要把×他命的空盒盖剪下来，请药店在后面盖章，再写上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字号，寄给我们，就能参加摸彩，头奖宾士车一辆。而且如果不开车，还能折现！

真神了！广告才出来几天，出货量就直线上升，差点生产线都赶不及了。还有，就是报上总刊登有顾客与药店吵架的消息，有些因为药房说由广告刊登的那天开始算，之前卖出的“×他命”，不能补盖章。还有些是当顾客拿盒盖请药店盖章的时候，药店居然不认账，说那不是他店里卖出去的。打假尖兵也没白忙，他们检查寄回的盒盖，发现了一堆假的，而且每个上面都有药店店章和顾客材料。既有物

证，又有人证，还有店章，一个也跑不掉！更绝的是，王老总居然把那些伪药盒盖一起放进摸彩箱，请美女辣妹摸出各种大奖。第一特奖，宾士车抽出来了。消息发布，还有电视记者采访幸运儿。只见那中奖的小姐又叫又跳。可是，第二天又出了消息，而且成为社会版头条——宾士车不送了，因为中奖的是伪药的盒盖。一下子，吵开了！电视上名嘴论辩，法学专家解释，连娱乐节目都调侃。“×他命”更红了，红透半边天，连平常不吃补品的人都买。销路一下子飙升了八倍。

46

我写这个故事，真正的目的不是告诉你可以用这一招，而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药店学聪明了，他们只要见陌生人上门买‘×他命’，一定拿真的出来，只有碰上熟面孔，确定不是打假人员，才可能拿假货骗人。”看到这句话，你心寒不心寒？天啊！不骗生人，骗熟人？对！这世人常是自己人好欺侮！因为你跟他熟，当他是老朋友；你信任他，认为他必定不会骗你。而且，你心想他怎可能骗老邻居呢？被你发现，以后不向他买了，谅他不至于那么笨。可是我问你，如果你开药房，手上有足以乱真的假药，包装既无分别，含量也差不多，吃下去跟真的一样有效，而且那假药因为没有宣传研发税金等开销，便宜太多了。卖假的比卖真的多赚好几倍。你又听说同业中张三李四都卖，搞不好，你自己都吃，请问，你是不是可能动心？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药房都是诚信的，但是不能不说那些不肖的药商愈是了解你、知道你的底细，甚至“相信你一定相信他”，他愈可能吃定你。

让我们做个有意思的统计吧！同一种药，请你老公去买。譬如他有干眼症，医生建议吃叶黄素，他去了。是不是很可能没买到叶黄素，买回的是除叶黄素之外，又加了不少好材料的高档进口货。药房很会看人，瞧这大男人，挺神！挺忙！“您要买的在这儿，五百。”他先照大男人要的给。接着可能说：“还有更好的。”大男人眼睛一亮：“更好的？效果更好吗？多少钱？”“一千。”“贵这么多？会更好吗？”“您自己看说明吧！盒子上有说明，您可以比较！”请问，你家那个大男人是不是可能进店才五分钟，就买了一千的？

47

好！现在换你去了。“您要的在这儿，五百。”“五百？这么贵？”“其实还有一种，同样的东西，我自己也吃，而且便宜得多。”药房拿出另一种，比比看含量，一模一样，确实便宜不少。这药房多好啊！如果他卖贵的，可以多赚；他却宁愿卖给你比较便宜的，多有良心！多够朋友！于是你买了那四百的。

他真少赚了吗？不一定！他卖的是假药吗？不！八成是真药。药房可能双赢——既多省了你的钱，又多赚了你的钱。当你买药时，药房推荐给你另一种，成分一样，却便宜许多的药品时，你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他介绍的药效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他既为你省了钱，也为自己多赚了钱。当然，还可能有黑心的商家，介绍你“分身”的药，却开出比“本尊”高的价。最糟糕的是：他介绍你一种相似药名的东西，内容不一样、药效也不一样，搞不好，使你吃出问题。

当你到大医院看病，并且在医院的药房取药的时候，因为完全电脑化，那药名和用法，往往已经印在药袋上，你应该保留这些袋子，甚至把药名另外记下来，作个记录。

再给你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据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柏特菲尔德的统计，每年单单在英国，因为医生开错药丧生的就达到六十人。医疗非常进步的英国还有那么大的问题，你想想，全世界一年会有多少人因为“吃错药”，白白送了命？

48

正因此，在许多先进国家，医生会要求初诊(初次找他)的病人填写服用的各种药和对药物敏感的调查表。更进步的地方，则通过网络，把每个病人的“药史”建档。当你在这家药局拿了某种药又去另一家，以另一个医生的处方拿的时候，那“重复”的和“会造成冲突”的药就会“跳出来”。了解了这一点，即使你去一般小诊所，并且在那诊所附设的药房拿药，也应该索取一份处方的副本。(虽然有些医生可能会很不高兴，不希望你知道他袋子里装了什么药。他诊所旁边附设的药局，给药时也只在药袋上写服用方法，完全不写药名；或把许多药配好，装成小包，教你每次吃一包。)

而且为了保险，如果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病或拿药，都应该出示前一个医生的处方。这样做很可能使你不致因为吃错药出毛病。首先，你知道为什么“医”和“药”要分家吗？在台湾，以前诊所往往附设药房，可能由医生和护士在里面配药、给药。后来有关部门规定“医”“药”分家，那些小诊所常常把药房和诊所隔开，譬如中间加道墙，另外开个门。于是你出这门、进那门，领药、回家。日子久了，有些诊所把那薄墙又拆掉了，恢复原先的样子。

你可能为此叫好，认为还是这样方便。何必像美国，医生开了药，即使病况紧急，还得赶去药房，拿医生的处方取药。搞不好，人多，好久才拿得到，比起来还是台湾方便。没错！就方便而言，诊所通药房，一次办成，方便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医药不分家有多大的缺点吗？

诊所附带药房的缺点：首先，如果医生附设药房，他开了药，你一定跟“他的人”买，有些不肖的医生可能开你不必要的药，为的是多赚药钱。其次，当一个大药局可能有几千种药的时候，一般诊所才能有多少种？他那小小一个房间，容纳得了多少药？如果你是开药的医生，你会开你没有的药吗？假使你给一个病人开五种药，其中一种你没有，你会特别叫病人去“外面”的大药房买吗？要知道，即使在

大医院，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医生明明知道某一种药特别管用，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医院没有的时候，只好不开。

当然，也有些无私的好医生，会主动告诉你药名，建议你去外面的大药房购买。(譬如告诉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医院的人工泪水是大瓶的，里面添加了防腐剂，你可以去外面买小管即抛式的，不含防腐剂，比较好。”)

无论如何，当你主动问医生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时，他可能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他没有，或“保险”不给付的好药。

49

第十章 打到你发抖

一年多前某一天，小岚正听诊，有个老病人进来说他在楼下看病，没什么大毛病，医生却硬要他做静脉注射，说效果好，而且叫他一定得用“光量子”。可是老病人看见好多人打得直哆嗦，不敢用。医生就火了，不给他开药，老病人没办法，只好上楼请小岚去说个情。小岚下楼看。天啊！人可真多，都在排队等着做光量子，屋里弥漫着一股臭氧的味道。小岚拨开人往里挤，挤到机器前面。早听说医院进了几部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据说只要把静脉注射的液体经过这架机器，加氧，再加上激光，就能有加倍的治疗效果。全院的医生都对这机器欣赏极了！以前是“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静脉注射)”，现在翻过来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做光量子。而且院里规定每个医生每天有四十个责任配额。好处是病人每打一针，医生可以拿七块钱。

小岚因为不了解这机器，没叫病人做过光量子，今天正好借机会认识认识。她弯下腰，看机器上的小牌子，上面写着“ZWG-B2”型系列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嗨！”小岚笑了，“什么光量子激光？ZWG不是紫外光吗？”“人家是专家，你是什么东西啊？”第二天院长就把小岚叫去训一顿，“这可是××医大教授研制的，以后你少放屁！”小岚灰头土脸出来了，觉得半个医院的同事都在盯着她骂。可不是吗？她这一多嘴，传出去，做光量子的人突然少了一半，等于医院的收入掉了三成，她能不挨骂吗？

50

但是小岚愈想愈火大，她不服气，尤其对院长那句“你是什么东西”觉得受到羞辱，她倒要找那位医科大学的教授请教请教。联络了一次又一次，找不到那位教授。大概知道她要来“请教”，医大居然说没有这个人。小岚亲自出马，除了去办公室问，甚至把医大的教职员名单都查了。果然没这个教授。再深入查，出现惊人的结果——那机器根本不合法！

她立刻反映到上面去，甚至跑去相关的上级部门。没得到什么具体的答复，倒是被某个部门的主管训了一顿。“光量子就是激光！激光就是光量子，还有一个名字叫紫外线。你懂吗？”那主管笑笑，“就像你在家，你妈管你叫阿毛，可是在你单位里，大家喊你名字，道理是一样的！”小岚垂着头回家了，对着也是医疗疏失受害者的老母掉眼泪。年轻时是化学家的老母说：“病人不懂。你是医生，你懂，你要保护病人。”

小岚又出发了，她告到区委。不管用。又告到卫生局，还是不管用。最后，她告到了市医药管理局。证据确凿，医药管理局终于下条子，叫小岚服务的那家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小岚终于成功了。可是回医院没多久就接到一封公文。她卷铺盖了！

51

这是根据女医师陈晓兰的真人实事改编的。

故事还没完呢！后续的发展是：陈晓兰离开她揭弊的那家医院之后，发现××市还有好几家医院仍然使用光量子治疗仪，于是她又去告发。可是主管单位说她不是那些医院的病人，她不能告。陈晓兰居然为了取得证据，也为了成为那些医院的“病人”，趁自己正好扭伤脚，跑去那几家医院求诊，亲自“以身试针”。

这就是前面故事一开头写的情节——陈晓兰缴了钱，拿到证据，再去做光量子，由那位正剥橘子的护士“动手”。陈晓兰再用计，取得注射用的玻璃管和里面残留的注射液，作为证据。那些医院真是倒霉，碰上这位个性耿直又单身的专业医师。她不但取证，而且回去做实验，发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药液，在管子里产生絮状沉淀。怪不得许多人注射之后会发抖。搞不好，可能会出人命的！经她拿着“铁证”再去告发，市卫生局终于下令不准再用这种机器，据统计，一下子禁了上千台。

问题是，某市不用了，别处用不用？中国多大啊！连这么进步的城市都“敢”，那些“焦点”以外的城市又如何？有几个陈晓兰？有几个人敢在被砸、被批、被恐吓之后，仍然勇往直前？又有几个病人敢持怀疑的想法，拒绝使用“不清不白”的机器？

52

说到这儿，还没完。陈晓兰后来在另一家医院找到工作，她进去，又有故事了。她发现那家医院在用另一种不合法的伪劣机器。于是，好戏一幕幕展开——从一九九七年开始，陈晓兰一个一个发掘、一样一样揭弊，为了举报，她去北京告状，前后有几十次。直到今天，陈晓兰还在做。她虽然丢了差事，落得“叛徒医生”

的称号，被同行骂、被人事部门批，但因为她有证据，而且坚持到底，中国国家医疗主管机关终于取缔和查处了七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伪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

陈晓兰何止丢了差事，而今靠亲戚朋友接济过日子，她甚至不敢看病。有一回她心脏病发，想去医院，医界的朋友听说，赶紧劝她别去，要什么药，朋友愿意帮她去拿。为什么？因为陈晓兰不知挡了多少人的财路，朋友怕陈晓兰一去就出不来了！

可不是吗？单单陈晓兰揭发的第一个医院，从停用光量子，业务就由一天两万三千元人民币，一下子掉到六千元。听到这个数字，你能不了解为什么医院动不动就叫病人输液，作静脉注射吗？套一句陈晓兰的话：“过去是‘以药养医’，而今是‘以疗养医’。”

别以为这是中国内地才有的事，告诉你！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哪里都一样——他可能给你用合格的好机器治疗，但是每次不给你做足。他躲在机器后面，你知道他开多大？明明可以做一百，他只给你六十；明明该做三十分钟，因为机器太红了，外面一堆人排队，就好像以前碰到观众挤爆的电影，不肖电影院会把片子剪短，使每天能多演一两场。你知道被剪了吗？你只觉得片子有点玄，跳得太快，不太能懂，怎知道自己少看了五分之一？怎知道自己一边觉得过瘾，一边在吃亏上当？还有一点是他不给你做足，使你慢慢好，才能常常来。吃药也一样，他给你只开三天，明明是抗生素，必须一次吃完一个疗程(七天到十天，甚至十四天)，否则会产生抗药性。你如果三天之后不继续服用，这抗药性就可能产生，那种药会愈来愈不管用，只怕有一天，连万古霉素都救不了。你如果知道这一点，三天之后能不去报到吗？于是你又得挂号，又得缴钱。更糟糕的是，那医生舍不得你，希望与你“常常再见”，于是……

第十一章 花市奇遇记

吃完早餐，老张没像往日一样去公园下棋，他坐车到了河边的花市。

老张正往外走，突然觉得有人拉他袖子，转头看，是个穿着红背心的大男生，对老张笑着说：“老伯来量个血压吧！”“我没空！”老张没好气地回道，“没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吗？”“我来！我来！”大男孩说着伸手把老张的大盒子接过，“等下我帮您拿到门口，您如果要找车，我帮您叫、送您上车。您先坐！量个血压吧！免费服务！”

老张坐下了，才看清楚一排桌子，坐了三个穿红背心的小姐，面前各放一台血压计，正有两位妇人在量，老张也就放心地挽袖子。小姐一边为老张绑血压计，一边亲切地问：“老伯多久没量血压了？”“很久了！一年吧！”“真的哟！年岁大了，要小心，还是常量量吧！”淡淡一席话，却令老张心一惊，因为棋友老孙上个月才报销，好端端一个人，没一点征兆，突然脑溢血就死了。扑哧扑哧打气，小姐盯着水银柱看。又打一次，又看一次。老张心更跳了。“一百四十五、九十，老伯！有点高！”“会吗？”“我量了两次呢！”小姐指着水银柱，又一笑，“您要不要再测个血

糖？”“血糖？”“是啊！也免费，我们有立即显示的机器和测验晶片，国外进口的。马上量，马上知道结果。”“马上？要抽血？”小姐笑了：“不！不抽血，只轻轻扎一下，半滴血就够了。”说着拿出一台小机器，插进一个小塑胶片，发出“哗”一声。又叫老张伸出小手指，拿个小东西，啪一下，好像蚊子叮似的，就挤出一滴血。再用小机器上的塑胶片碰一下那滴血，便见机器上十九八七直闪数字。又“哗”一声。“一百四十五。好像高了呢！正常要在一百二十五以下。”小姐把机器拿给老张看，“您的血压偏高，血糖又偏高，还是去检查一下吧！我们检验中心就可以，对了！我们为了服务社会，正在半价优待。您快去看看吧！而且医保给付，一毛钱也不花，图个安心嘛！”

54

老张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那家“中心”，而且听小姐叮嘱的，没吃早饭。检验中心挺漂亮，护士也漂亮，笑眯眯地帮老张填单子：“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肝功能、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糖。”护士抬起头：“您昨天验过血糖了，要不要改验‘糖化血色素’？这个比较准，能显示您过去几个月的血糖。”“这个医保不付哟！”护士一笑，“不过，也没多少钱。”护士小姐却没继续填单子，抬起头，盯着老张笑道：“您既然这么说，依您这个年岁，我倒建议您干脆作个癌症的筛检。”“癌症？”“是啊！您知道吗？现在最新科技，各种癌症都能由验血查出来，如果有，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说着把化验表格转过来，指给老张看，“您瞧！这 AFP 是查肝癌的，CEA 是查肝胆肠胃癌的，PSA 是查前列腺癌的。”老张心一震，PSA，听说过，好像去年前列腺癌死掉的老赵就总提这个。“您可以作全套筛检，有很大的折扣，而且只抽一次血。”护士小姐说。“多少钱？”老张问。说出数字，吓了一跳。但是想想老赵躺在病床上的那张脸，老张心一横：“全都做吧！”

隔不久，报告出来了！天佑老张，居然全部正常。而且检验中心退给老张不少钱。因为老张把下棋的那伙兄弟全带去了检验中心。据说他还拉着女婿，下个月去做正子扫描 PET 呢！

老张的血压，一百四十五、九十，确实高了。问题是，在那种情况下，他能不高吗？如果换作你——冷不丁地来这么一下，听那“扑哧扑哧”的血压计打气声，四周还有熙来攘往的人，你的血压是不是也会比较高。

55

据统计，人们到医院由医生量血压，尤其当那医生或护士拉着一张脸，冷冷看着血压计时，病人的血压常会变得比较高。正因此，加上为了省力，许多医院用自动量血压机，要你自己坐到前面挽袖子、伸手臂进去量。而且，机器前面多半有

个牌子，建议你到了之后，不要立刻量，最好先坐一下，等“心平气和”之后再量。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病人紧张或才走过路、上楼，气不定。

再回头想想，老张血糖一百四十五，高了吗？照医学标准，空腹血糖最好在一百一十以下，至多别超过一百二十五。老张确实高了。问题是，老张才吃完早饭就出门了，就算路上花了一点时间，能有八小时吗？像老张这样，如果没让受检的人先休息一下就量血压；或不问是否空腹就判定血糖高低，那就值得商榷了。

我也不反对这种“义诊站”介绍“病人”去进一步检查，因为如果不指明一条路，许多人都有拖的毛病。假使他们介绍的医院或医检中心就在附近，而且立刻能做检查，还有个不错的折扣，当然是好事。只是当你去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危言耸听，抬出一堆东西要你检查，查了这样有疑问，又查那样，结果使你愈陷愈深，搞不好还疑神疑鬼，更加心神不宁了？

就拿前面故事里的癌症筛检吧！看！癌症筛检(或成为一整套，称作“癌症套式检查”)！多惊人！多引人哪！早发现早治疗，治愈率要高得多。现在居然只抽一管血，就能作一整套，你能不动心吗

56

瞧！现在一般医院和医检所能做的有多少——AFP 肝癌，ATG 甲状腺肿瘤，B-HCG 绒毛膜癌(女性)，CEA 大肠、直肠癌，CA125 卵巢癌(女性)，CA15-3 乳癌(女性)CA19-9 胰腺癌，CA72-4 胃癌，CPF21-1 肺癌，CYFRA21-1 肺癌，EB-VCAIgA 鼻咽癌，PSA 前列腺癌(男性).....

多精彩！原来各种癌症都有检查的方法了。但是，我也得把财团法人“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网站上，荣总肿瘤科余垣斌医生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答复民众问“验血能检验癌症吗”的话写出来——除了部分癌症之外(通常是血液方面的癌症，有时可由抽血得知，但也常需配合骨髓等相关检查以确诊)，大多数是无法以验血来检验癌症的，尤其是一般所称之肿瘤指数，对癌症之特异性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指数上升不一定代表有癌症存在)。另一方面，即使已有明显之癌症，所谓的肿瘤指数也不一定会升高，故验血以检验癌症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老张。他连空腹血糖都没验，有必要花十几倍的价钱去验糖化血色素吗？所幸他整个也没花多少钱，而且居然在交钱之后，检验中心还退了不少给他。天下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怪不得他要接着做一次好几万的正子扫描 PET 了。只是不知道老张的那一大票朋友，是不是也能这么划算；抑或像“传销”，只要再拉一批朋友，就非但不花钱，还有得赚了？

2006 年 11 月，“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夫人邵晓铃，在高速公路上因车祸受重伤，左手臂开放性骨折，不得不截肢，而且颅内出血，内脏遭受严重撞击，加上血压低、肺部积水塌陷，不得不切除脾脏。

当时医界的人都不看好。没想到半年之后，邵晓铃不但脱险回家，而且和胡志强一起在公开场合又说又唱了。

邵晓铃为什么能够这么幸运？除了老天保佑，应该要谢谢的是台南奇美医院和他们新进的医疗仪器——叶克膜体外循环机。因为叶克膜能够在伤者心肺功能很差的情况下，先把血液引到机器里，注入氧气，再加温之后输回体内，使身体器官不致因为缺血缺氧衰竭。事后台大加护病房主任柯文哲说得好——“没有叶克膜一定死。”

由此可知，同样一个伤患，送进不同医院，可能因为医疗设备不同，而有生与死的天渊之别。知道了这一点，如果你或你的亲人受了伤，小伤可以送一般医院，重伤只要赶得及，最好到大医院。即使去了大医院，也最好了解一下那医院有没有最“适当”的医疗设备。你尤其要知道，如果你住在昂贵的病房，那医院的生意又不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留住病人。因为多留你一天，就多赚一天，甚至可以要你做做这个化验、做做那个检查，到最后把各种检查全做了，多赚你不少检查费。他也可能要你注射各种补品药剂，样样都是钱，这种事情在落后的地方屡见不鲜。曾有案例，直到病人死了，还有注射的账单，那“输液量”足可以把一头牛灌“爆”。恶形恶状的医院甚至会拖住你，不放你走。所以，别以为你有钱、住特等病房、请特别护士、用最昂贵的药品，就一定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千万不能“死心眼”。要多听、多看，用你得到的客观资讯小心评估！

如果你注意看过邵晓铃的新闻，会发现邵女士非常走运，因为奇美医院非但有叶克膜，而且“不久之前”才派人去更先进的台大医院学过操作方法。尽管如此，车祸之后，台大还是派医生去奇美作了支援。同样一种机器，操作人员可能造成很大的差异。有些检查，像超音波、内视镜，必须由检验的医生技师在现场慢慢操作，有时候还得重复观察。譬如大肠镜，遇到转变折皱的地方看不清，得转来转去地看。发现了息肉、溃疡，还可以当下割除或切片，再拿去化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经验够不够，眼力好不好，认真不认真，按不按照规定进行，都能造成很大的差异。

许多医疗器材，譬如洗肾机，只要你开始洗，就可能得按时去洗肾中心报到，而且洗一辈子。正因为这是笔长期的大生意，不肖的洗肾中心可能跟医师打交道，每介绍一位病人洗肾，就给医生一定的“感谢”。其他检验也有类似的情况，久而久之造成病人根本还不需要，就被介绍去洗肾，或做没有必要的检查。据统计，台湾是全世界洗肾比例最高的，这个情况十分耐人寻味，是因为吃偏方中毒的人太多，还是由于医生太爱处方？了解这一点，如果医生要你洗肾，除非紧急，你最好多征询一下不同医生的意见，免得劳民伤财，而且走上不归路。

医疗器材的收费可能有许多陷阱。首先是名目繁多，譬如机器的使用费，医生的手术费，麻醉师、助理人员的费用，耗材的费用，等等。你尤其要注意耗材。如同买喷墨印表机，机器常常很便宜，但是墨水匣奇贵。许多医疗器材，尤其你可以在家自己使用的，譬如验血糖、洗肾的小机器，机器本身可能都不贵，但是检验晶片、透析液等耗损材料却不便宜。

第十二章 老佛像仙丹记事

小四儿最近发了！不是因为他在中药铺打杂多年，而是靠他曾祖父，那个在“老佛爷”慈禧旁边的“公公”。“公公”？不是宦官吗？宦官怎么会有儿子？这您就不明白了！许多宦官都是有太太的，钱多还怕找不到吗？好多宦官也都有儿女，有的是“净身”入宫之前生的，有的是后来为传宗接代抱的。小四儿的爷爷正是那“公公”抱来的，也就因为沾上那么一点儿宫里的关系，小四儿今天才能出头。全凭一张小四儿曾爷爷跟老佛爷的那么一张老照片。当然这也得遇上慧眼的伯乐。据说是个叫阿D的台湾人，到药铺里买药，跟小四儿瞎聊，聊到紫禁城。小四儿吹说他曾爷爷是紫禁城“行走”，以前老佛爷旁边的大红人，还帮老佛爷擦过屁股。当下，那阿D眼睛一亮，事情就这么成了……

凯瑞最近终于咸鱼翻身了！半年多在家孵蛋，等通告，半个也没等到。天天吃泡面，吃得眼睛都凹下去了。偏偏凯瑞连泡面都不敢自己出去买，唯恐让人看见笑话，这么有名的艺人居然吃泡面过日子。经纪人这阵子又忧郁，没来，连代买泡面的人都没了。幸亏经纪人终于来电话，叫他去上节目。“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了，你先给我买点东西吃吧！”“不行！”经纪人居然在那头喊，“就因为你饿得够惨，显然比以前瘦多了，所以才找你。”

阿D最近发死了！本来连坐计程车的钱都没有，突然间，开了五字头的宾士。连阿G、阿E、牛妹都开三字头了。从多少年前，这三人就是阿D的“下线”，一起卖××保险、××健康茶、××旅游券、××减肥机、××放疗器、××电话卡、××改命丹。每次都是前一样做不下去了，阿D发现新码头，跳槽！再把三人拉过去。也不知阿D是走了什么歪运，居然在北京认识个清宫内侍的嫡嗣，偷偷塞给他一张曾祖父从老佛爷那儿弄来的“养生秘方”，据说阿D把他老爸的棺材本都花下去了。不过阿D也真不含糊，他做事有计划——找厂房、买机器、做包装，而且为了保密，他制作老佛爷仙丹的原料不一次进货，而从不同的药铺叫，还有好些是走私进来的。更不简单的，是阿D居然能找到大明星凯瑞现身说法，硬是拿以前演戏的镜头跟现在的他相比，天啊！吃这“老佛爷仙丹”，居然能让凯瑞在三个月内瘦了七公斤，看来年轻多了，而且脸色红润，龙精虎猛。怪不得广告才上，以前认识的那些“上线”、“下线”全来投靠了。这回阿D在顶尖，阿G、阿E和牛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产品大卖，金字塔愈堆愈高，他们这些顶上的人物能不发吗？

那么巨大的金字塔怎么突然倒了呢？“老佛爷仙丹”公司才搬进四百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达官显贵送的花还没凋呢！乔迁那天上千的贺客，一下子变成上千的

恶客。这还只是挤上来的，楼下还有几千人呢！全是以前“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的“好朋友”！一个个抱着大箱小箱的“好东西”来退货。阿 D 不见了。阿 G、阿 E 和牛妹都挂了彩，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大门玻璃被打破了！电脑、影印机、印表机、电话，连饮水机都被搬走了。电视转播车也来了，记者好像还去采访了凯瑞，说凯瑞被约谈，就要因为代言伪药吃官司了。

一切都只怪北京的那个小四儿啊！他难道不知道那宫廷秘方有毒？

无论你开中餐馆、开中国文化馆，都得有个独特的、叫人服气的“品牌”。名牌的服装、皮包、化妆品都有品牌。一般传销能这样吗？你几曾见过 LV、PRADA 传销的？那些品牌已经名满天下，大家不请自来，哪里需要搞传销？传销大多数是不知名的。也就因为它不知名，你不知道它，搞传销的人才能瞪大眼睛对你大声喊：“天哪！这么好的东西，你居然不知道？”于是他开始发挥、你开始感动、加入他“传道”、“售业”行列。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很可能非常普通的东西，凭什么能成为“仙丹”、“神品”？这就需要“神主牌”了！××神珠、××仙水，可能只是普通的石头、一般的矿泉水，但他一定说经过什么活佛、法王、喇嘛、神人的“加持”。目的是告诉你，“它”就是不一样！又譬如他卖某仙丹，盒子上印的虽然是“保健食品”，甚至为了怕触法，写得明明白白，不具有治疗的功效，只是营养补充剂。但是到了传销人的嘴里，就成为不得了的救命仙丹，甚至肺癌、肝癌末期，服了那东西，都能获得重生。然后，他可能拿出影印的小册子，上面印着一堆见证。更重要的是有一群了不得的科学家、这个博士、那个院士为这产品背书。总归一句话，传销的着力点，就是“不平凡”，就是“有奇效”，就是“他独家”，甚至可以说就是上帝，只有他的神是“真神”。所以他卖某药材，一定强调只有在某地或多少海拔以上生长的才神妙(弄不好，还得是由处女手摘的)。如果那药材太普通了，他则可能强调提炼的方法。只有经过他独家研发的过程，才能提炼出真正的精华。甚至他今天卖谷子给你，都可能强调那是某海某河“交汇”处，或某山某水“钟灵毓秀”，才能孕育出来的品种。“橘逾淮则为枳”，出了那块“圣地”就不一样了。当然，最好办的就像前面故事中的阿 D，他找小四儿的曾祖父做“神主牌”。秘方，是传下来的，口口相传，没证据！照片里的老佛爷是证据。搞不好，还弄出些清宫的东西，证明小四儿的曾祖父确实在宫里呆过半辈子。至于配方，只要没毒！把各样补品抓在一起，机器捣碎、装进胶囊，放进特别讲究的包装，再加上口口相传，传销人一个传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编一套故事，这……不就成了仙丹了吗？而且，就算是安慰剂，加上心理的因素，只怕也会有不少人觉得“硬是不同”！“老佛爷仙丹”后来出问题，只怪方子没配好。恐怕阿 D 真想有点奇效，加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请问，从头到尾谁最清楚？那“起头”的传道人若不是精神有问题，他一定最清楚。请问“老佛爷仙丹”不是“仙丹”，谁最清楚？当然阿 D 最清楚！只有“装神”的那个人知道自己不是神。搞不好，连他下面的三员大将都真相信，那是清宫里偷出来的秘方。更遑论再下面千千万万的“下线”了。

我要强调的是，你绝不可只信那“神主牌”。当他说你交一点钱就能到世界各地度假：买个电疗器，就能把 B 型肝炎完全治好；吃了他的××粉，就能让气喘敏感立马痊愈；点了××薰香，就能不再忧郁失眠；投资某某基金，就能月息两分……你能信吗？

第十三章 熟女的普罗旺斯

车子才进普罗旺斯，眼前就一亮。放眼望去，全是紫，像是一长条一长条紫色的地毯铺向天边。加上其间白石砌的农舍、翠绿的橄榄树和蓝色的湖泊。

“真是太美了！”特丽莎说。“是啊！美呆了！”珍妮和夏娃附和，接着伸开双臂大声喊，“普罗旺斯！你太美了！”“对啊！如果没有这么美的环境，怎能培养出那么美的熏衣草；没有那么美的熏衣草，怎能提炼出那么神妙的‘×仙华’。”“是啊！如果不搽‘×仙华’，我们怎会看来这么年轻美丽？”三个人都笑弯了腰，一团的洋游客都惊讶地转头看她们。

“×仙华”，还是特丽莎先在报上看到，心一惊。想到不久前在报上医药版才谈到这种以熏衣草种子提炼出来的特殊成分，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居然立刻就有产品。接着拨电话过去，接电话女人的口音很奇怪，还好像有点怯，说货不多，必须先订，再等从法国进货。问问价钱，又吓了一跳，可是听那女人说是用法国普罗旺斯的熏衣草萃取，只有那里的风水才能产生神奇的青春素——“×仙华”。虽然特丽莎没到过普罗旺斯，但是她在图片里见过，而且单单听那普罗旺斯，想想法国，特别是南部的坎城、尼斯、马赛和那里的阳光美女……特丽莎一口气就订了一箱。也就因此，珍妮和夏娃得以沾光，三个人分这一箱。才搽一个礼拜，夏娃就说她脸上的黑斑变淡了。接着珍妮也说连小皱纹都好像不见了。特丽莎深深的笑纹虽然还在，但也觉得脸比以前光亮许多。只是，“×仙华”实在太贵了。又不知为什么服用的指示说，每天要一清早空腹服 6 颗，那瓶子小，不过 60 颗，10 天就吃完一瓶。所以才三个月，三个人都没货了。特丽莎打电话时她顺便问了那位小姐，能不能少吃一点？老顾客能不能便宜一点？阴阳怪气的声音回过来：“你可要知道，即使在法国，这产量也是有限的。加上运费税费，你想想嘛！效果不好，可别怪我们。”说实话，特丽莎火了，若不是看在求她卖仙丹，照特丽莎的脾气，当时就会吼过去。放下这边电话，她立刻拨另外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老同事，又找珍妮和夏娃商量。就这样，一个月之后，三个人已经站在普罗旺斯的熏衣草田里。还没到普罗旺斯，特丽莎就把那“×仙华”的盒子给导游看，表示一定要去那家公司。

“PlacedelaMairie”多美的地址啊！意思好像是“美丽的地方”。“mairie”不是美丽，“place”不是地方吗？看完熏衣草田，一团人去享受了南法料理、尝了著名的 AOli 大蒜沙拉和 Pastis 茴香酒。下午住进爱克斯市的酒店，接下来是自由行动。导游总算有空，当然也看在三人慷慨的小费上，特别叫计程车，带三人去“美丽的地方”。沿路看到好多喷泉和漂亮的房子，导游叽里呱啦地好像说这是喷泉之城，又谈到意大利和路易十四。

车子停在一个广场，三面都是古老的建筑。导游叫三人下车，指着正前方的老建筑又在叽里呱啦。特丽莎挥手叫导游住口，又掏出“×仙华”的盒子，指着上面

的地址，要导游带路。珍妮和夏娃则用双手遮着眼睛四望，心想一定会看到“×仙华”的大招牌。导游又叽里呱啦，特丽莎急了，骂了句三字经。旁边有个路人突然回过头，像是华人。“太好了！”特丽莎冲过去，“请您看！这地址，我们想去。”那老中歪头看了一下，抬头说：“就是这里啊！Placede la Mairie 就是这里，Mairie 是市政厅，这里就是市政厅啊！”

63

×仙华是市政厅制造的吗？当然不是，那市政厅只是制造商写的假地址。说实在话，制造商还不简单呢！居然会写法国普罗旺斯，加上爱克斯市，还用个市政厅的名称。大多数这类的商品，能写个“Madein France(法国制造)”已经不错了！

不信，你拿家里的化妆品、营养食品包装来看看。虽然卫生部门规定无论食品、药品、健康食品，外包装上都得写明制造工厂的名称、地址，英美等国的更得加上代理商的资料，但是有几家照办？如果你的化妆品是由大百货公司的专柜买来，你的食物是从大超级市场里买回，按说都会有这些资料，因为那是“明来明往”。相对的，如果那是你朋友强销给你的“好东西”，或小商店买回的水饺鱼丸之类，则常常除了出品的公司，硬是找不到制造商的地址，更遑论电话、网址了。印上地址有多大风险哪！搞不好，你哪天觉得好用好吃，因为好奇，跑去“拜访”、“朝圣”。找半天，找到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以为多么大规模的名厂，到时候发现不过是个铁皮屋，满地流水，满屋腥臭；原先以为应该有一批身穿白袍，在无菌室“调理”的研究人员，到时候发现是一群打着赤膊砸药片的“哥儿们”。

所以人家聪明啊！能不印地址、藏身暗处、暗吃暗喝暗杠，多棒！搞不好，你看报(或夹报、宣传单)打电话，他是在隔海的某乡某镇某村接听，然后通知你身边的人，立刻为你宅配到家，银货两讫。请问，出了问题，你找谁？妙的是，你明明知道一堆电话行骗的，骗说绑架了你的小孩，还听见孩子哭喊“妈妈救我”；骗你的信用卡没缴钱，还要你自己拨电话查证。搞到后来，你明明中了大奖，接到通知，还以为碰上骗子，骂句三字经把电话挂了。问题是，你为什么会看到报上的广告，或夹报，就相信了呢？因为那是大报，不会有错？因为那是大报的夹报，应该不差；还是因为上面有电话，甚至有地址，你就信？你怎不想想，地址是假的、制造商是假的、进口商是假的、成分也是假的，只有你付出去的钞票是真的？

64

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在菜场地摊上看见“×仙华”，你会买吗？你大不了买瓶万金油、无比膏之类，却不敢买“×仙华”，对不对？因为搽错了，还没大关系，吃下肚子的可不能不小心。但是换作你的好朋友拉着你的手、你的美容师摸着你的

脸、你的医生把着你的脉，或者你相信的媒体上刊登、你崇拜的明星介绍，就不一样了！买药品补品，是为健康、为美丽。最重要一点——为梦想！

女性朋友们，当你省吃俭用，还不敢明目张胆，偷偷记下电视广告上的电话、撕下一角报纸，终于等家里没人时，打算拨电话，买一大包“梦想”之前。请你先问清楚，那是什么公司制造？地址？电话？代理商？然后翻黄页、上网，甚至问相关单位，有没有这么个公司，或是打个电话问问。只怕，你才在电话里多问几句，他已经“啪”地挂了电话。于是你的梦立刻醒了！

65

第十四章 特技与魔术的对决

太可怕了！简直就像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嘛！应该说比空中飞人还可怕，马戏团里还有保护网，这些人却什么保护都没有；马戏团里还有梯子可以爬，这里却只有一根根细细长长的竹竿。

瞧！那竹竿一根连着一根，由地面搭到悬崖上，再由这边悬崖往那边悬崖上搭，那些崖民则顺着竹竿爬，能爬到离地三四十米的高度。而且这是海边的岩洞，风大，洞顶又是圆的，那些竹竿就成了倒挂的样子，随时会被吹下来，怪不得一年不知摔死多少崖民。死归死，还是前仆后继，有时候爷爷死了，爸爸死了，哥哥死了，弟弟未成年已经跟着往上爬……

据说当年一艘郑和船队的船沉了，水手游到岸上，等船队回程发现他们，居然一个个面色红润、活力充沛。原来他们因为饥饿，起先掏燕窝里的蛋吃，蛋吃完了，连燕窝也吞下去了，没想到燕窝比燕蛋还好，一个个眼睛亮了、皮肤润了、精力旺了……从此，燕窝成了送上京城的贡品和达官显贵的珍馐。

阿迪哈的船沿着海边走，看到有崖民招手，就过去。有人捧着一堆，有人只拿着一两片，阿迪哈是来者不拒，大小通吃。话说回来，就算只摘到两三片，也够那人一家一个月的温饱了。

阿迪哈回到家已经晚上八点，把收来的燕窝放进大柜子，开动机器，就关好柜门，搂着老婆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把处理好的燕窝拿出来，称一称，足足有十二斤。阿迪哈笑了！十二斤，多少钱哪！赶快把燕窝装进大塑胶袋里，再把袋口紧紧绑好，装进麻袋。载着一麻袋的“白金”，阿迪哈以最快的速度骑进城，到了老唐的店里。

66

“算着你该来了！”老唐帮忙将麻袋拿下车，“嗨！真不少！”“十二斤，半两不少。”把燕窝拿到后面小房间，老唐再到前面去拿电子秤。“糟了！秤坏了！”老

唐在前面喊。“去借一个。”阿迪哈说。“不成！借的不准，我叫人拿去修。”老唐说着走回来，帮阿迪哈打开麻袋，提出里面的塑胶包，眼睛一亮：“成色不错啊！”“是啊！你看！多厚、多实在、多干净！”“可不是吗？”老唐说着，去解袋口的绳子，但是被阿迪哈挡了下来。“别急嘛！”“不！我急着看看。”老唐坚持。阿迪哈坚持不放。“你不让我细看，难道里面掺了假？”老唐有点不高兴。“称的时候再看嘛！”“NO！不然我不买了。”阿迪哈只好放手。便见老唐把一大包燕窝拿出来，摊在桌上，像选宝石似的，一片一片翻来覆去地检查。

“秤怎么还没来？”隔一阵，阿迪哈急了。“不急嘛！”老唐看看手表，拍拍阿迪哈，“好久不见，咱们先去吃中饭吧！”“这……”“把门锁上。”老唐一笑，“你还怕我偷你的？”接着一片一片数，数完了，写在纸上，交给阿迪哈：“你留着，到时候少了半片都算我的！”把阿迪哈拉出门，又去拿了把大锁，真把这小房间锁上了，临走还交代伙计：“任何人不准进去，但是注意通风，把抽风机打开！”

一餐中饭居然吃了四个钟头。因为老唐盛情，坚持开车带阿迪哈去城郊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又点了一大桌菜。回到店里已经四点多。老唐亲自掏钥匙打开门，虽然开了通风，里面还是很热。

秤已经修好了，先把塑胶袋折起来，称称重量，再把燕窝分批放上去。老唐戴着老花眼镜打电子计算器，还摘下老花眼镜看秤上的数字。“十斤！正好！扣掉塑胶袋的重量……”突然抬头笑道，“老朋友，塑胶袋不扣了，让你占点便宜，就算十斤吧！”

一位布商对我说：“顶级布料才进口，常常先被某些人士‘截’去一段，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说：“截去一段，就短了一点，你可以跟进口商吵啊！把布摊开来量啊！短了就是短了。”他一笑：“告诉你，就算没被截，那料子跟你摊在桌上量的也不一样。我曾经去一些地方的厂里看过，用机器卷长长一匹布，机器上的数字直跳，好像加油站似的，长度到了，咔嚓剪断。问题是，那机器是扯得紧紧地量。布有弹性，它量一百尺，你摊在桌上量就成了九十七尺。”但是他又一笑：“不过，很简单！我们卖布时用力气‘拉’着量，就量回来了！”

成衣批发商也有他们的经营之道，有一位说得好：“我们卖开希米尔羊绒，那羊绒太值钱了，所以不是论件，而是称两的，以羊绒的重量计价。岛外大客户来之前，我们会用喷雾器狠狠地喷，把湿度弄到最高。”说到这儿，他一笑，“有些客户按称照付钱，可是有些客户很鬼，他们不立刻称，故意耗时间，甚至要求打开窗子通风，或猛叫热，要开冷气。湿气一消，我们可就吃亏了。”

阿迪哈收集到燕窝之后，放进柜子里做什么？他又为什么装进密封的塑胶袋，急急往老唐店里赶？老唐的秤为什么“及时”坏了？老唐又为什么坚持叫阿迪哈把燕窝拿出来摊在桌上？而且，带阿迪哈到远处的餐厅耗上四个钟头，再回来称斤？老唐还为什么把小房间的门锁上，交代通风？搞不好里面还有干燥机呢！于是“湿燕窝”变成“干燕窝”。燕窝多值钱！十二斤成了十斤，得差多少钱哪！问题是，

老唐又会不会搞鬼骗下面的客户呢？他会不会把燕窝用海藻胶或其他胶水涂上厚厚两层，再增加湿度，用真空包装，放进漂亮的盒子里，摆上陈列架？

68

燕子是吃小鱼小虾小虫和海藻为生的，它吐出来做巢的口水也有类似的成分。老唐如果用海藻做的胶水涂，里面真、外面假，只怕验都验不出来。涂胶多好啊！涂一两不值钱的胶，就能称出一两贵比白银的燕窝。而且，燕窝很脆、容易碎，碎了卖不上价钱，有了胶的保固，就结实多了。不是一举两得吗？换作你，别家灌水、涂胶、漂白，卖相好、价钱好，你跟不跟？不跟，你争不争得过？

而且，告诉你！涂胶灌水还算好的，你知道有多少燕窝是用猪皮熬成胶，再掺上鸟毛做出来的吗？你知道甚至有用大白菜做假燕窝的吗？别以为那只是在落后地区骗土包子，请看看 2005 年台北市卫生局抽查瓶装冰糖燕窝的报告，其中不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八。

你买回冰糖燕窝，举起来，对着光看，看到那一丝一丝的成色，心想：“多棒啊！燕窝的分量真足！”然后慢慢喝下去，只觉润肺爽身、补中益气、驻颜养生……其实，你可能只喝下了一瓶糖水，还有猪皮、大白菜、白木耳、洋菜……多少主妇，省吃俭用，一块两块地攒下钱，买点补品，给丈夫、给父母、给孩子补一补。买回燕窝，假的，搞不好还伤了身。

买回冬虫夏草，也有假的，搞不好是面粉加石膏、金针花，再用模子压出来的。也可能买回真的冬虫夏草，但为了压重量，奸商在里面插着铅丝，让你反而铅中毒。如果你还不信，告诉你，我儿子前年从某地回来，孝敬我几盒“冬虫夏草”。盒里空空如也，只有靠近盒外“透明小窗”的位置，用胶条粘着一排不过两厘米半长的小虫。

相信你一定在许多营养食品的包装上看过这样的文字：“卫署”食字第某某号许可；“卫署”食字第某某号审查合格；本产品经“卫署”食字第某某号配方审查认定为食品多保险哪！经过“卫生署”审查的还会有问题吗？于是你放下一百二十个心，买了！“卫生署”的背书？那些文字都没错，但它只是告诉你这食品送去给“卫生署”看了，被认定为是食品，不是药品，并不表示由“卫生署”保证“这食品没问题”。“卫生署”在它的公告里写得很清楚——基本上，食品本来就不需要标示所谓“‘卫署’食字号”。标有“‘卫署’食字号”的食品也仅表示本署对该产品认定属食品管理不属药品管理而已，也不代表经过实验室检验合格。

69

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看到不论胶囊、锭状、丸状……产品，就算它做得怎么看都像药丸，只要上面印了“‘卫生署’食字号”，就得心里有数：这是食品，不是药品，而且这食品不见得合格，千万别以为由“卫生署”“作了背书”。而且“卫生署”有鉴于此，最近已经规定不准食品在包装上再印这种“字号”。(只是立即遵行的厂家很难说有多少)。规定他们写明“食品”，是因为怕食品业者用“食品”骗顾客，说那是药品。也可以讲，怕食品业者鱼目混珠，把一般食品装进胶囊，或压成药丸，骗大家那是特效药。

你或许要问了，既然是药，就说是药好了，何必说是食品呢？这是因为如果是药，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实验，证明确实有治疗和预防的效果，才能通过。换句话说，那些食品八成通不过，更不能宣传它们具有治疗和预防的效果。如果有人拿着这类“食品”，硬说它是药品，甚至天花乱坠地说那玩意有什么神奇疗效，则是违法的。即使包装上印着“健康食品”的字样，显然通过“卫生署”的审查，认为它确实对健康有好处，也不表示它有医疗的效果。健康食品管理有关规定第十四条写得清清楚楚——……健康食品之标示或广告，不得涉及医疗效能之内容。

于是你会发现，许多直销业者、药房，甚至医师、药师对你强力推荐的“好药”，其实都不是药，是“食物”。药厂会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甚至巨细靡遗，印得密密麻麻，让你怎么看都觉得可信。而且你可能想，他们敢在这么有名的媒体上公开宣传，一定很真实。没错！他们可能写得确实很真，譬如他把李时珍的画像印得大大的，还把古本《本草纲目》内页影印出来，又引述一群中外学者对某种植物药材的看法。直到你翻过那一页，甚至翻过去好几页，才看到他的药。那药的主要成分正是前面李时珍和许多学者说的。于是两个印象合而为一，他虽没犯法，你却上钩了！同样是黄金，可以是九九九的足赤，也可以是十四 K 金。

后记：天下乌鸦一般黑？

五月中旬，我带着这本书的初稿，由纽约飞台北。送我去机场的司机，一面开车一面抱怨，他已经十五个小时没吃东西，饿得胃直疼。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明天要做大肠镜，接着叹口气，说隔一阵还得做胃镜，又不解地说：“奇怪了！前两年自费看病的时候，是直肠镜和胃镜一起做，省了不少时间体力，而且只要禁食一次，而今有了保险，不知为什么反而要分开做。问医生，医生说碍于规定。”我笑笑，说大概碍于保险公司的规定吧！可能保险给付太少，医生不得不分开做五份开报。

我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前台湾新闻才提到，国际管理大师迈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批评台湾医生治疗一个病人平均只花三分钟。这是因为医保减少对医生的给付，逼得医生只好以多看病人(多要病人回诊)增加收入，堪称医界的“癌症”。美国跟台湾的问题应该差不多。在飞机上翻阅杂志，看到一个占四分之一版的广告，印了一堆像药品的彩色图片。其中一盒上面写着“妇瘤××”的中英文大字。下面则用粗黑体的文字印“妇女瘤体克星、免手术之苦”。接着七行小字，写着“瘤体手术切

除后复发；经色啡黑、淋漓不断；瘤体较大，压迫引起腰痛尿频……”之类的形容。其余五种，也都印着各种病症、疗效的说明。只是在那广告旁边还有一行直排的不足一毫米的英文小字，我在灯下用足了眼力，总算看清楚上面写着“这些说明未经食物药品管理局评估。这些产品不是用来作为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之用(中译)”之类文字。另外有一行同样小的中文字：因个人病例案件不一，仍应该找医生诊断。放下杂志，我想：如果得了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妇女，看了这则广告，没注意那行小字，或不懂英文，以为吃那产品就能免手术之苦，会不会因此延误病情，错失早期治疗的机会？

71

事情真巧，接着翻阅《联合报》，看到长庚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惠珀的一篇读者投书。王医师举出一种专利到期的血管药为例，说原厂药的医保给付价十九元，学名药才十四点五元，药效一样，医保一年却为原厂药多付了六点三亿。而许多原厂药根本是那些药厂委托台湾药厂代工生产的。造成消费者以原厂品牌的高价，吃本地代工的药。文章结尾，王惠珀医师以愤慨的语气说：价格的游戏……反科学，让懂药的我觉得很窝囊。消费者在违反公平交易的市场上付费买药更窝囊。不吃药却糊里糊涂在为“逾专利保护药”付费的纳保人最窝囊。

五月底，我应邀由台北飞往昆明。才下飞机，就听说中国国家药监局原局长被判了死刑。因为近十年间，他直接间接收取贿赂，竟然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核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大陆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听说我正写作这本书，而且似乎只要我提到医疗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苦可诉。问题是，我在大陆各地旅行了三个星期，跑了十七个城市，做了许多调查访谈之后，发现大陆同胞的保健知识奇缺。他们可以一边喊自己有糖尿病，一边大碗地吃面、吃饭，说面饭不是糖，所以多吃无碍。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位朋友的胆固醇和血糖高得惊人，医生没嘱他控制饮食和服药，反建议他去“洗血”。据说一次要十几万元。我心想：如果他穷，医生还会这么建议吗？恐怕反倒采取正规的治疗方法了。

这正合了我书里写的，有时候有钱人反而受害。

七月中旬，我又回到台北。时报出版社的朋友请我吃饭，并送我一本他们出版的杰佛瑞·罗宾森写的《一颗价值十亿的药丸》(Prescription Games)中译本。书里说了一堆制药界的黑幕，其中有一段的内容好像中国国家药监局案子的翻版：联邦调查人员发现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有些人涉嫌受贿，让某些药物快速过关，有些则摆在一边。结果，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局长为此下台，涉嫌的人员多达四十二个，还有十家药厂……只是美国的那位管理局长幸运多了——他没被处死。

自从我写此书，一方面因为对这类事件变得特别敏感，随时有“触动”。一方面因为朋友听说，纷纷提供资料。使我不得不把篇幅扩大。说实话，原先我只想写医疗方面的题材，作为《我不是教你诈》第五集中的一部分，到后来竟然不得不成为医疗真实面的专题书。如同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从美国到台湾再到大陆，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处处听说医疗的黑幕。

这本书没有任何偏颇与预设立场，我是从多元的角度分析批判美国和海峡两岸的医疗问题，并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当我批评医院红包文化的时候，同时会提出这可能由于制度的不公平。当我怨医生巧立名目增加病人不需要的回诊时，会说可能也因为保险给付的问题。当我怪药局推销保健食品时，同时提出诊所兼设药局，可能抢走太多专业药局的“处方”生意。当我说高龄医生的手可能不稳，不宜动精微手术时，也强调老经验是无可取代的。希望读者在看到负面批判时，别忘了正面的肯定与建议。

为了慎重，我也做了许多查证的工作，甚至走访一家又一家药局，探询许多医生的意见，甚至在水云斋网上刊出一篇又一篇书中的章节，征询大家的意见。我在网页上写得很明白，因为怕东西写得太辣，读者无法接受，所以做民调。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我才出版。所幸绝大多数的回函都“挺”我，支持我书中的“良医角色”，只有少数人叫我小心被告。我甚至把这本书的三校稿交给一位武汉的护士，请她帮我求证。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找医生，却找护士”，这答案应该在书中已经有——护士往往看得更清楚，也更敢说。